

# 網文新觀察 2016.5

## 北大專号



### 陈村：编后碎语

#### 理论 /

邵燕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化”与“多样化”

——近五年网络文学主要发展潮流趋向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古典时代”迈向“巅峰”

“二次元”展开“新纪元”——2016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新趋向

邵燕君：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

#### 穿越 /

吉云飞：“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

——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

薛静：穿回古代，重审“现代性”的诞生

——以希行小说为例

#### 女性 /

陈子丰：作为经验的幻想：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肖映萱：“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高寒凝：“木兰要当尚书郎”：“网络独生女一代”重赋木兰辞

——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

王玉王：从虐恋到甜宠：“女性向”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 连载 /

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 之四

004 编后碎语 | 陈村

### 理论

011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化”与“多样化”——近五年网络文学主要发展潮流趋向 | 邵燕君

024 “古典时代”迈向“巅峰”“二次元”展开“新纪元”——2016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新趋向 |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031 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 | 邵燕君

### 穿越

038 “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 | 吉云飞

052 穿回古代，重审“现代性”的诞生——以希行小说为例 | 薛静

## 女性

063 作为经验的幻想：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 陈子丰

076 “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 肖映萱

090 “木兰要当尚书郎”：“网络独生女一代”重赋木兰辞——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 | 高寒凝

103 从虐恋到甜宠：“女性向”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 王玉王

## 连载

117 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四）

134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师生合影

## 版权页

004

# 编后碎语

陈村



陈村  
作家。现居上海

冬日，我们收到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的许多来稿，奔走相告，喜笑颜开，顿生暴发户的感觉。

该论坛的指导老师是邵燕君，她曾带着同学们来我家采访，之后发来本刊自创刊至今连载的《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这份年表难能可贵，其中也许有错记，有漏记，这不要紧，可以修订，重要的是终于有一个基础的文本。网络文学仅仅十多年，它的历史已扑朔迷离，还不赶紧记下以后更难以搞清。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什么正在进行和变化，所有的研究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后才是评论。吃苦耐劳，肯坐冷板凳，他们从那么琐细的工作开始，甚至去编词典，这样的精神令人钦佩。有他们的介入，网络文学的研究才成为一门学科。按惯例，文学批评是不操心通俗文学的，让读者用脚去批评，但网络文学既然已成为这样一个大现象，至少应该给予社会意义上的批评，况且，它不仅仅是通俗文学。

在理论部分，有近五年来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有2016年的网络文学概论，对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网络文学，五年很漫长，光怪陆离沧海桑田，一年也足以翻天覆地。邵燕君等人残酷追杀，犹如原野上的狩猎。他们已杀出国界，阐述在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如何影响世界。这里不仅有时间的坐标，

也有地理的坐标。不仅有对类型小说的研究，还有对网络上非类型小说的观察。

吉云飞和薛静的文章，从穿越题材论说，穿越到古代，穿越到救亡，小说主人公在时空中自由移动，但还是受制于现实种种。“和许多女性向网文一样，希行的作品，都是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但不同的是，婚姻不再是主人公一生故事的终点，爱情也不再是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主线。”小说作者像盗墓者，挖掘历史，比照现实，寻找文学的突破口。这些批评文章跟下面要谈的论文一样，最困难的是广泛的浏览，全局的视野。网络文学浩如烟海，小说长而又长，令人望而生畏不战而溃。只有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肯犯傻去当网文批评的先锋。

这期的重头栏目是讨论女性主义的问题。尽管我认为性爱和它的最佳呈现形式无解，永不可能完美，是上帝的陷阱，但这并不表示人类的挣扎和讨论是无意义的。

网络文学分为男频女频，女性是网络读者的主力军，忠实度更高。在作者与读者的合力下，她们另外开创一个世界，在她们的世界里，不仅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芈月传》这样的作品，女性是英雄，要打出新天地，也有像肖映萱那样以耽美文为例的小说，从女性的视角重塑男性的模样，抚爱地恨铁不成钢地

批判男性，这也许是一个白日梦，但是，谁敢说白日梦是没有意义的？

高寒凝用我们熟知的花木兰的典故，来观察今天网络小说中的独生子女一代。在那篇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经典作品《木兰诗》中，本来并无独生一代的设定，木兰无长兄，但有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弟弟，有姐妹。但木兰毕竟是孤独的，要替父替男人去从军了。当代的女性，在社会，在家庭，都有一份沉重的责任。今天的木兰们，仍将走出闺房，接受无性别差异的训练，充任社会角色，直到最终被拽回宿命的家庭，扮演人妻，繁衍人类。这样的周折，令她们难以适从，也使得今天婚姻的价值观有了破绽。

面向社会和面向上帝。上帝的要求，就是基因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传承就是好的。但自从走出伊甸园，人类就开始耍滑头了。男人是看不住女人的，皇上用太监看守后宫显得那么滑稽还那么悲壮。普通男人无师自通地用孩子看住女人，一胎一胎地生，截止于我的上代，生育十个八个孩子不是个例。惠特曼说：女人哟，你们是肉体的大门，也是灵魂的大门。他没说的是，你们是关不上的大门。你们善良你们有爱心你们不在乎男人但心疼孩子。列夫·托尔斯泰决绝地写出安娜·卡列

尼娜抛弃爱子私奔，令许多蠢夫愚妇极为愤恨。这一笔并非没有意义。怀一个抱一个，何奔之有？自从发明了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手段，女性从器质上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解放，拥有主动节制生育的可能。有了选择的可能，思想更沉重了。

社会性现代性可能跟人的天性相违背。个人的要求，受制于社会压力，要在社会扮演各种角色，社会辅以物质和精神的引诱，令人欲罢不能。在生理准备好后，女性赔上一倍的时间放空繁育子代时间，静候 35 岁高龄产妇，45 岁之后进入绝经期渐渐告别生育。上帝令人类付出那么大的成本的生殖系统成为今日社会结构的累赘。我曾做过烂尾的“陈村备课”工程，写到木兰回家那段时，觉得有一种情感的涌潮，“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镜头跟随木兰，一步步地进入家院，闺房，旧日的生活重新打开，令人有点恍惚。

王玉王研究的虐恋到甜宠，修仙小说修来男人的做小伏低，这个爱情模式比当代现实中的爱情更完美么？小说只是我们现实的一种映象，人类一向善于虚构爱情，“对于在现实生活的爱情、婚姻之中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性读者而言，甜宠修仙文以设定架空现实，营造了一方理想爱情的异度空间，让她们得



以浸润其中，在男女主人公的甜蜜日常中自我宠爱，在抚慰现实焦虑同时重新熟习于平等、坦诚的爱情关系。“尽管被上帝诅咒了，走出伊甸园之后不可能有一种完美的方式，但人们不甘心，还是在小说中探索，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去寻找更完美的路。

从这些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认真思考今天，企图用自己的笔来描述人类的、女性的心情，描述他们的愿望，欣喜和挫折。当心灵的挫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将它仅仅视为一种文字游戏，我们也看到，类型小说变化中，寻找新的突破，它的触须延伸到我们往日的视野以外。

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一个生气勃勃的团队，垦荒中情感充沛，视野广阔，在学业上专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重要的开创的工作，就像当年写网络文学的作者不知道自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们那么年轻，天天赖在我从没去过的北大，读硕士读博士，像合影中那样开心着。这是如花的岁月。感谢他们赐稿，本刊以刊登他们的合影作为快照，等待他们回顾自己的身影。

编完这一期，就是中国人的过年了，祝各位读者朋友新春大吉！猴年的刊物编完了，我们鸡年见。

- 011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化”与“多样化”——近五年网络文学主要发展潮流趋向  
邵燕君
- 024 “古典时代”迈向“巅峰”“二次元”展开“新纪元”——2016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新趋向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 031 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  
邵燕君

理论

#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化” 与“多样化”

## ——近五年网络文学主要发展潮流趋向

邵燕君



邵燕君  
学者。现居北京

中国网络文学在世纪之交萌芽，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获得飞速成长，用户接近两亿（2010年1.95亿，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统计数据，下同）。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在用户数量稳步上升（2011年2.03亿；2012年2.33亿；2013年2.74亿；2014年2.94亿；2015年2.97亿）的同时，也经历着升级换代、“地震”“洗牌”。五年间不断有“\*\*年”乃至“\*\*元年”的说法诞生——如2011年被称为“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元年”；2012年被称为“移动年”；2013年被称为“手游年”；2014年被称为“IP元年”；2015年被称为“‘二次元’年”，正在进行时的2016年也被称为“VR元年”——如此频繁的“元年”出现正显示着媒介变革的高频率。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大举入场使网络文学终于从某种意义上的“化外之地”变成了各种力量博弈的“文学场”，总体呈现出向“主流化”和“多样化”发展的趋向。

## 一、从“PC时代”到“移动时代”到“IP时代”

网络文学是伴随网络革命诞生的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性”是其区别于以纸质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的核心属性。然而，网络文学所栖身的网络媒介本身一直在进行着持续的革命，仅仅在最近的五年内，已经经历了从“PC时代”到“移动时代”，以至更具媒介融合性质的“IP时代”的变迁，这些网络内部的媒介变革同样内在影响着网络文学的文学形态。

我们今天所说的“网络文学”的基本形态大都形成于PC时代，包括以网站为基地的内容生产方式、以VIP制度为核心

的收费制度，以及作家制度、编辑制度、粉丝评论制度，等等。与传统的纸质期刊、出版制度相比，网络空间具有天然的草根性、民主性、自由性，但网络也不是没有门槛的，特别是在网络文学发轫期，作为一种与世界接轨的新媒介，它的技术门槛、收费门槛、年龄门槛都使其形成了某种“区隔”——“文傻”、“穷人”、“中老年人”、“主流人群”被在无形中阻隔——从而形成其带有一定“技术宅”和“青少年亚文化”特征的“精英性”。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收费的降低，这种“精英性”在逐渐被打破——如2007年网络文学出现的“小白文”潮流就是第一次重要的冲击。从此，网络文学粉丝分为“老白”和“小白”两大阵营，“老白”指的是读网文时间较长的、见多识广的、品味较高的、参与性较强的（如写长评、经常在书评区发言）的“精英粉丝”，“小白”指的是阅读网文时间较短的、口味较直白的新粉丝，通常带有“三低”特征：低年龄（或低社会融入度）、低收入、低学历。由于“小白”读者比重不断上升，“小白文”逐渐成为网文主潮。进入“移动时代”以后，更是“得小白者得天下”。

也是在2007年，革命性网络终端苹果手机问世，起点中文网率先推出wap网站。2008年，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和专攻手机阅读的掌阅科技（Ireader）公司成立。中国移动阅读基地自2010年起正式收费，当年收入即达到约3亿。到了2012年，无线端收入已与PC端收入持平，甚至略超。在此前后，掌阅、起点读书、QQ阅读等APP端口陆续上线，网络阅读正式进入“移动时代”。据艾瑞咨询数据，到2015年12月，网络文学在日均覆盖人数上，移动端是PC端的近3倍（3297.5万）；在月度浏览时间上，前者更是后者的近5倍（8.03亿小时）。

随着移动端成为最重要的阅读渠道，在内容上也与传统 PC 端文学网站展开竞争。新入的无线阅读用户以农民工和中小學生群体为主，大都没有电脑，也没有机会从 PC 端接触网文。“老白”们抱怨大量“小白”的涌入拉低了网文水准，比如，类型相对窄化，男频的“玄幻文”“都市文”、女频的“霸道总裁文”太过“霸屏”；具有自我创新性的“类型文”变为僵化的“套路文”，并且很多过时的“老梗”卷土重来……这些话听来很耳熟，网络文学发展不过十年，网站 PC 端的地位似乎有点像文学期刊了，已经代表某种意义上的“传统文学”。其实，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带来文化普及和“阅读下沉”的悖论。从另一角度说，移动端的引入也确实繁荣了网文。这种繁荣不仅是读者数量的倍增，也因移动阅读采用直接扣话费的方式付费，因此带动了一大批正版阅读。事实上，正是通过与移动分成，已经成功运行 VIP 收费制度 7 年之久的起点中文网才真正盈利（2010 年）。并且，也正是在移动端，网络文学更深地与 ACG 文化融合，从而引来大资本进入，进入了 IP 时代。

2014 年 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互联网巨头纷纷在文学、影视、游戏、动漫、音乐等领域布局，抢占 IP 资源。“IP”（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为“知识产权”，但它又不单单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复合了符号、品牌、版权等多重涵义，指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跨媒介内容运营模式。对于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网络文学来说，IP 运营可以让其从以前单一的付费阅读模式升级为产业化运营。也只有进入了“泛娱乐”开发的“IP 时代”，网络文学才找准它在网络文艺中的真实定位——虽然相对于纸质传统文学，网络文学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但作为“文字的艺术”，它毕竟是印刷文明的“遗腹子”，相

对于影视和 ACG 文化，并不是网络时代“最受宠的艺术”。然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网络文学又是远比影视和 ACG 成熟的网络文艺形式。在“泛娱乐”开发中，网络文学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那些可以采摘果实，而在于生长果实树木和土壤——经过十几年相对自由的成长，网络文学形成的那套完整的生产机制、作家培养机制、粉丝文化机制以及庞大的作者—粉丝群体——使其不但成为可以持续生产的内容基地，也可以成为其他艺术形式的孵化器。

在良性的互动环境中，IP 开发也可以反哺网络文学等上游环节，只是形成有待时日。目前的 IP 开发更多的是大资本对网络文学多年孕育的优秀果实的盲目囤积，甚至滥砍滥伐。由于一旦被改编成影视剧或游戏，网络作家立刻身价倍增，一些大神级作家的作品也出现明显的游戏化、小白化倾向，使多年的忠实粉丝“弃文”；一些崭露头角的作家被挖走做影视编剧，一些颇有潜力的作家直接接受“IP 反向定制”（为影视游戏制作而写小说）——这样的影响也是传统纸质文学面对影视冲击时曾经发生过的。

从“PC 时代”到“移动时代”再到“IP 时代”，网络文学跨越的不仅是媒介平台，更是不同媒介的文艺形式。根据媒介变革的理论，每一种新媒介成为主流媒介后，旧媒介文艺会变成新媒介文艺的内容而自身升格为更高雅或更小众的艺术形式。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媒介变革速度太快，它“尚未入主，已不受宠”，但又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承担着“主流文艺”的任务。对网络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强化自身“文艺自主原则”——这一原则是多年来“大神”们、“老白”们和懂行的编辑们在默契中形成的。如何让圈内

人的“口碑”更加自成体系，将“好网文”和“热IP”的价值分开？如何让“老白”更好地影响“小白”，“有爱”更能带来“有钱”？这些都是网文保持其核心价值和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处，也是学院派精英批评可能介入的着力点。

## 二、从“通俗文学”到“准主流文学”

网络文学诞生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主流文学界”以“通俗文学”的位置“安顿”，网文界似乎也很乐于接受这种暗含等级秩序的“安顿”，以期换得相对隔离的自由空间。然而，随着网络文学日益坐大，“圈地自萌”已不可能。

事实上，网络文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化外之地”，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有关部门的管理监督之下。2014年声势浩大的“净网行动”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国家机器对网络文学“最严厉的一次介入”，但这一“行动”实际上是2011年即开启的。2014年12月18日，国家广电出版新闻总局出台《关于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在此前后，国家领导人几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广电总局、中国作协都从2015年起组织推荐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发布“推优榜”“精品榜”。中国作协在2009年即开始对网络文学“加大关注力度”，成立了“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联席会议”，鲁迅文学院开始举办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网络文学编辑培训班。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也相继在2010年、2011年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

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在力图对网络文学进行“规



范化”的同时，也明显具有促进其“主流化”意图。并且，这种“主流化”意图与资本有着共同的指向，即以网文精品为带动的多媒体产业开发“激发网络文学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创造热情”，“加大推动网络文学与新媒体的融合力度，与图书影视、戏剧表演、动漫游戏、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形成多层次、多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以此，网文的发展也被作为打造国家“主流文艺”的基础。

网络文学在进入集团化以后，也有向“主流化”发展的意图。2009年初号称“网络文学航空母舰”的盛大文学组建不久，CEO侯小强就对“主流文学”发出挑战，提出“网络文学走过十年之路，成为准主流文学”。当时，他的主要依据是，网络文学是“主流的网络读者的选择”，“被读者认同的文学才是主流”。但是此时网络文学其实并没有拥有“主流读者”——近2亿的网络文学读者虽然数量庞大，但仍是一个亚文化群体。网络文学真正进入“主流人群”视野是在2011年“影视剧改编元年”之后，随着《步步惊心》《甄嬛传》《失恋三十三天》《致青春》《何以笙箫默》《花千骨》《琅琊榜》《芈月传》等一系列影视剧的席卷，主流的影视剧观众，尤其是电视剧观众“被网络化”。不过，在此过程中，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也显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甄嬛传》引发的价值观争议，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引发的“画风震惊”）。

到底网络文学能不能成为“主流文学”，这其实取决于网络文学能不能担纲主流价值观。虽说“正能量”一直是大众文学的“正常态”，但网络文学“以爽为本”的文学观与“寓教于乐”的精英文学观之间其实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找到交集需要文学想象力——好在网络空间从来不乏惊喜——

比如，在《甄嬛传》的网络价值观遭遇主流批判之后，电视剧《琅琊榜》却以更“非主流”的“耽美文化”为隐秘动力，激活了中国男性“美丰仪”的美学传统，以“颜值”填补正义，以“基情”点燃激情，在权谋腹黑之后，重新奏响了家国情怀的“主旋律”。由此得到了“官方”和“腐圈”的皆大欢喜，父母和儿女的“双向破壁”，甚至“萌向国际”。

再比如，虽然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向网络文学伸出橄榄枝，但由于评奖标准的巨大差异，参评网文作品都早早出局。恰在陷入僵局之际，“一枝繁花上枝头”——2015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繁花》出自文学期刊资深编辑金宇澄之手，深受“纯文学”界认可，而从其成书过程来看，却是典型的网络文学（在网络空间发布、更新、传播，整个成书过程汇集了粉丝的集体智慧）。这样一枝“新媒介”和“旧传统”嫁接的“繁花”，不但打破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壁垒，也打破了“网络文学就是类型文学”的刻板印象，展现出这种新媒介文学应有的“繁花形态”。

更大的惊喜来自文化输出领域。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强，而且，其原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家推广和资本扩张，而是民间粉丝的力量。并且，传播范围不仅包括东南亚等文化生产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文化输出超级大国。一批粉丝自发组织的以翻译和分享中国网络小说为主的网站和社区影响力越来越大，在“SPCNET”（一个独立关注亚洲影视和小说的论坛）、“Lightnovel”（轻小说论坛，美国最大的社交新闻网站之一的reddit上的一个版块）上都有“欧美字幕组”的身影，更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创建的WuxiaWorld（武侠世界）小说阅读网站——目前共翻译了6部最火的网络小说，

都是仙侠类和玄幻类的“小白文”，如我吃西红柿的《盘龙》、耳根的《我欲封天》，目前，翻译速度已经基本接近网站“更文”速度，每天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来自美国、菲律宾、加拿大、印尼、英国等 80 几个国家的“老外”追更。

目前，在全球流行文化输出的竞争格局中，能与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有一拼之力的，只有中国的网络小说。借助媒介革命的力量，中国网络文学弯道超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能不能代表国家的“软实力”，“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示中国风貌”仍是任重而道远。

### 三、“主流化”、“多样化”与“精品化”

经过多轮“地震”“洗牌”，网络文学目前已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由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合并而成的“阅文集团”（2015年1月）成为无人可敌的行业老大，旗下拥有“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红袖添香”、“潇湘书院”等多家网站；“多强”包括“百度文学”（“纵横中文网”“91熊猫看书”APP和“百度贴吧”），“中文在线集团”（“17K小说网”），“女性向”大本营的“晋江文学城”和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豆瓣阅读”；以及无线端占据优势的“掌阅文学”、“阿里文学”、“咪咕阅读”（前身为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此外，随着手机阅读的普及和网络文学领域日益细分而兴起的新网站也为数不少，其中发展势头较好的有主打同人小说的“飞卢小说网”和以“二次元”小说为主的“不可能的世界”等。

在媒介融合“泛娱乐”开发的总体背景下，IP价值高、粉丝范围广的类型文自然更为庞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小众类型”也开始增多。原因恰恰是随着网络媒介成为主流媒介，各年龄段、各种文化习性读者涌入，市场需求多样化，而网络媒介又为“小众生产”提供可能——大数据时代，平均500个粉丝就可以养活一个作者，而且，这样的粉丝可以来自整个地球村。目前已有移动端（如QQ阅读）开始使用“书找人”的个人推荐系统，根据个人浏览、阅读、打赏信息推荐书目，这一豆瓣网已经实践多年的推荐模式有利于催生“小众文”“特色文”的生长。

近五年来，“男频文”以“都市类”和“玄幻类”作品为主，不过“仙侠类”和“历史类”在精品数量上并不逊色。“都市类”作品中，最出色是常书欣的《余罪》（2013—2014），小说通过紧张刺激警匪故事描绘出真切可感的社会氛围，人物刻画颇为出彩。最为热门的“玄幻类练级文”中，随着技巧的持续积累，不断有作品超越“小白化”的简单套路而呈现丰富性：《遮天》（辰东，2010—2013）发挥“挖坑”的悬念技巧，整部作品笼罩在各个时代超级高手之间跨越时间的斗争格局中；《傲世九重天》（风凌天下，2011—2014）以热血友情作为主基调，慷慨激昂；《青帝》（荆轲守，2013—2016）创造以“气运”为中心的新等级体系，还演绎出世界升级的演化历史以及相应的权力格局，暗含着对世界历史演化的独特认识。还有一些新类型不断涌现，如科玄合流的《奥术神座》（爱潜水的乌贼，2013—2014），温馨日常的《回到过去变成猫》（陈词懒调，2013—2014），儒家体系的《儒道至圣》（永恒之火，2014年至今），以“吐槽兼具热血”取胜的《从前有座灵剑山》（国王陛下，2013—2015），等等。

“女频文”仍旧以“都市言情”和“古代言情”为主。其中，“都市言情”出现了两种重要趋势，一是将“都市言情”与“悬疑推理”元素结合，代表作品有丁墨《他来了，请闭眼》（2013）和玖月晞“亲爱的”系列（包括《亲爱的阿基米德》《亲爱的弗洛伊德》《亲爱的苏格拉底》，2013-2014）；另一种趋势是“后净网”时代娱乐圈的灿烂星光成为重点书写题材，最具代表性的娱乐圈文是御井烹香的《制霸好莱坞》（2014-2015）。“古代言情”方面，穿越、重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情节元素，代表作品有我想吃肉《奸臣之女》（2012-2013）、希行《名门医女》（2013）、祈祷君《木兰无长兄》（2014-2015）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宅斗文”、“庶女文”、“种田文”等新类型，代表作品有吱吱《庶女攻略》（2010-2011）、关心则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2010-2012）、弱颜《重生小地主》（2012-2013）。“玄幻”、“修仙”是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题材类型，代表作品有金铃动《极品女仙》（2011-2016）、云苈《仙灵图谱》（2013-2015）等。此外，2012年以来，受男频元素影响，“末世文”及其衍生出的“星际未来文”，成为女频的重要类型，代表作品有妖舟《blood X blood》（2010）、须尾俱全《末日乐园》（2014-）等；这一趋势在女频的耽美类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出现了非天夜翔《二零一三》（2011）、水千丞《寒武再临》（2013-2014）等重要作品。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网络文学发展十年之后，一批“精品文”开始出现。

“历史研究型”一直是“穿越”小说中最有知识含量的一脉，近几年佳作频出，如随风轻去的《奋斗在新明朝》（2011—2013）、《大明官》（2013—2015）、Cuslaa（哥斯拉）的《宰

《执天下》（2010至今）、贼道三痴的《雅骚》（2012-2013）、《清客》（2013-2015）等，作者大都宣称要用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戒大师），以保证史实的精确，逻辑的严密。“穿越历史，尊重文明”，成为这一类小说共同的底色。愤怒的香蕉的《赘婿》（2011年至今）堪称“穿越”小说集大成性质的作品，融会了历史官场、历史争霸、历史生活多种子类型，作者抱着“写名著”的抱负“苦写”，更新极慢，却拥有大批的“死忠粉”。

猫腻的《将夜》（2011—2013）使“东方玄幻”终于具有了中国文化的肉身，并且在“文明的冲突”（小说创造了一个儒释道和基督教文明共生的玄幻世界）的格局下，展开对神的起源、信仰与权力、人的自由与反抗等深刻命题的思考。在此之后的《择天记》（2013年至今）是腾讯推出的第一部“泛娱乐”开发IP大制作，这部志在吸引“90后小白”和圈外粉丝（比如电视剧男主角扮演者鹿晗粉丝）的作品，对于猫腻这样一个一向受“老白”拥戴的“最文青网络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猫腻完美地迎接了这一挑战，《择天记》延续了他以往作品中对重大命题的思考（这部书的主题是“选择与命运”），将严肃的命题、宏大叙事的故事框架、传神的人物、扎实的细节架构在“小白文”的升级体系上，使世界架构更宏大，故事更复杂，爽点更密集，想象更高魔，由此也更加“二次元”。通过这部作品，猫腻进一步完成了对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武侠传统和还珠楼主为代表的仙侠传统的融合性继承，使这一报刊时代形成的中国现代类型小说传统在网络时代的“玄幻文”中获得重生。所以，这不仅是猫腻个人的一次创作跃进，也是中国类型小说的一次媒介跨越——当然，这跃进不是猫腻一个人完成的——在猫腻

写作《将夜》《择天记》的同时，烽火戏诸侯《雪中悍刀行》（2012年一至今）和无罪《剑王朝》（2014年一至今）也是以武侠风写玄幻文，这几部“神作”的成功，使得“东方玄幻”这一参照西方奇幻形成的网文类型终于落地生根，讲出了“中国风格”的故事。

2016年启动的旨在打击盗版的“剑网行动”令网文界十分振奋，如果盗版问题能够解决，将十分有利于网文的精品化和多样化发展。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ACG行业要真正发展起来恐怕还需要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应该是网络文学发展难得的黄金时间。无论是担纲主流文艺，还是作为其他文艺的孵化器，网络文学都需要深挖洞，广积粮，完善好机制，拿出好作品。

理论

# “古典时代”迈向“巅峰” “二次元”展开“新纪元” ——2016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新趋向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邵燕君**  
学者。现居北京



**吉云飞**  
硕士在读。现居北京



**肖映萱**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2016年岁末，有两个颇具新闻效应的“文化交流事件”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内在相关。一个是阅文集团与北美最大的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 Wuxiaworld（武侠世界）宣布，签署十年翻译和电子出版合作协议，开启了中国网络小说对外输出的新模式。一个是日本著名独立动画制作人新海诚的电影新作《你的名字》热映，不但在日本获得年度票房冠军，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票房最高的日本电影。

之所以说这两个似乎比较“外围”的事件与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内在相关，是因为，前者让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定位，必须在全球媒介革命的视野中进行——百万级的“老外”爱看中国的网络小说，并且是自发翻译、追更阅读，这一惊喜的发现极大提升了中国网络文学界的文化自信。借助媒介革命的力量，中国的类型小说弯道超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全世界“风景独好”的文化奇观背后，是中国在印刷文明时代类型文学生产机制的缺失和网络时代影视、ACG文化生产机制的落后。《你的名字》的热映显示着，那个源于美国、产于日本、对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化产生极深影响的“二次元”文化，终于破壁而出，不但破了“次元之壁”，也破了国族之壁，从而进入主流大众文化。2015年曾被称为“二次元”年，中国网络文化的新纪元已然开启，以“网络性”为核心属性的网络文学自然会被席卷其中。

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网络文学“野蛮生长”的前二十年是得天独厚的黄金时代，也是媒介转型的过渡时代，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网络文学的古典时代”，它正在走向“巅峰”，出现经典性的作家、作品；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性”的深入，

“二次元”文化也逐渐渗透其肌理。这两种态势交错并行，都在2016年的创作潮流中有着明显呈现。

## 一 “巅峰”、“名著”、“行业文”与“小众文”

2016年2月，知乎社区上出现一个提问：“《赘婿》《雪中悍刀行》和《将夜》是否是目前为止网络文学的巅峰表现？”这说明，在主流文学界做“高峰/高原”之论的同时，网文圈内部也开始了对网络小说经典化的讨论。

在斩获主流文学界多项大奖之后，猫腻的经典性地位已经基本被主流文坛认可。相对于猫腻，愤怒的香蕉虽然在主流文学界声名不显，但在网文圈内也有着极高口碑，被认为是继猫腻之后又一位有“大师品相”的作家。本年榜（“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推荐榜）2015年推荐了猫腻的《择天记》，2016年度以愤怒的香蕉的《赘婿》为“男频”首推篇目。这是一部作家以写“名著”的抱负“苦更”细磨的野心之作，堪称历史类网文的集大成者，并且超越了类型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楚河汉界，可以放置到整个文学史的脉络中去讨论。

在同被列为“巅峰”的三部作品中，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2012-2016，纵横中文网）最富争议性。不过，无论是激赏者还是批评者，都属于网文读者中的同一人群——“老白”，他们是网络读者中相对精英的一群，是支持网络文学走到今天的重要力量。其实，那些高评《雪中悍刀行》的“老白”们未必不知道这本书的毛病，但他们选择原谅，就像选择忍受香蕉的“龟速更新”，因为，他们太希望看到网文中出现“巅

峰之作”了，哪怕只是“高逼格”。这群精英读者正是孕育网文大师的土壤，也是网络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的不竭动力。

“女频”文中，引领着宫斗、宅斗文主流的当属起点女生网的《君九龄》（希行）和《慕南枝》（吱吱）。2015年度本年榜推荐了希行的《诛砂》，2016年度以吱吱的《慕南枝》为“女频”首推篇目。晋江纯爱（耽美）大神 priest 在言情新作《有匪》中做出了可敬的尝试，将女性的“自爱”推向了“人间爱”的大境界。《末日乐园》（须尾俱全，起点女生网），同样也探讨了重新界定“女性”与“人性”的问题，并借助“末日求生”的极端场景，将这一探讨推进了很远。也有简简单单谈恋爱的佳作：如《我们微笑着说》（霜华月明，云起书院）、《打火机与公主裙》（Twentine，晋江文学城）、《千秋》（梦溪石，晋江文学城）等。

志在攀“巅峰”、有能力写“名著”的作家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有追求的网文作家走的是更精专的路数。近几年，在“专业性”方向上成果斐然是“历史穿越文”中“历史研究范儿”的一脉，如2015年度推荐的《清客》（贼道三痴）、《宰执天下》（哥斯拉）。本年度，我们推荐的《花与剑与法兰西》（勾宫出梦，起点中文网，2014至今）是一部“历史研究范儿”的“欧穿文”，虽该文尚有种种不足，但仍有开拓之功。

“专业性”的另一个向度是“行业文”。2014年“净网行动”之后兴起的“娱乐文”也越来越与“行业文”结合。如琅琊《我有四个巨星前任》（晋江文学城）代表的足球文；荔箫《盛世妆娘》（晋江文学城）为代表的美妆文；水千澈《重生之国民男神》（潇湘书院）为代表的粉丝追星文，则第一次把近年来在青少年间

火爆升温的爱豆文化（idol 音译词，指年轻的职业化的偶像明星）以文学赋形；《文艺时代》（睡觉会变白，起点中文网，2014-2016）为中国“第六代”电影树碑立传，以堪称专业化的细节知识让“爽感”颇具“文艺范儿”——小说甚至成了故事版的“观影指南”——经此路径，“娱乐圈文”与“小众文”连通，以“小清新”著称的“豆瓣文青”也终于与以“情怀”自命的“网文文青”相逢一处。

此外，更有作家剑走偏锋，比如，徐公子胜治的《太上章》（起点中文网，2014 至今）以几百万字演绎《道德经》，偏离“以爽为本”的“网文大法”，重拾传统的“文以载道”，虽然不甚成功，但未必此路不通；知秋的《十州风云志》（起点中文网，2012—2015，2016 年有番外）虽是脱胎于武侠，但其“现代感”倒显得比 1980 年代的“先锋小说”更真切些，堪称“中国式的现代派”、“网文里的恶之花”。两位“远古级大神”（在网文 2003 年 VIP 机制建立之初就已经成名的大神）的“高蹈之作”颇有些“精英文学”、“纯文学”的气质，但这气质却是从网络文学中土生土长出来的。这说明，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文学探索不会因媒介的变革而中断。虽因商业化主导，中国的网络文学囿于类型小说的大众性，但总有大神敢任性。

## 二、“虚拟现实”、“数据库式写作”与“虚拟现实主义”

2016 年被称为 VR 元年，“虚拟现实”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然而，满怀兴奋的人们也被一再告知，真正想拥有饱满的 VR 体验，在技术上尚有待时日。然而，借助“纸上谈兵”的优势，

VR 世界在网络文学中已经建构了十年。2016 年乘“VR 元年”之势，三天两觉的《惊悚乐园》（起点中文网，2015 至今）大放异彩，这篇以“近未来”神经连接游戏为背景的网游科幻小说探讨了诸多人类进入 VR 时代后的关键性命题，如衍生者（数据衍生的智慧体）的生存权、后人类情景下人的定义与尊严、虚拟与真实的界限，等等。

随着“二次元”世界被川流不息的“段子”“梗”密实地充满起来，“数据库式写作”成为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发布在铁血网的《永不解密》（风卷红旗，2015 至今）就很好地吸收了网络“军迷知识”；拉棉花糖的兔子《天庭出版集团》（晋江文学城，2016）也是一部基于“数据库”模式的同人写作。这是真正属于“ACG 一代”的网文，只有极熟悉“二次元”世界的网络达人才能创作得出，也唯有“ACG 一代”的读者，才能“get 到笑点”。

“二次元”的资料库不仅仅提供原材料式的“梗”“萌要素”，而是可以直接投射到“人设”（人物设定）和“世界观设定”中，使原本基于故事的小说崩解为基于“人设”的“角色小说”。徐徐图之的《袁先生总是不开心》（晋江文学城，2016），就把无数个“萌梗”资源，型塑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袁先生”。

从现实到虚拟现实，从“宏大叙事”到“数据库式写作”，从现实主义到“虚拟现实主义”，人类进入后现代，特别是网络时代以来，认识世界、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发展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无以解答，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急待更新。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2016 年度推荐榜（年选

本《2016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即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女频

吱吱《慕南枝》，起点女生网

梦溪石《千秋》，晋江文学城

徐徐图之《袁先生总是不开心》，晋江文学城

霜华月明《我们微笑着说》，云起书院

Twentine《打火机与公主裙》，晋江文学城

须尾俱全《末日乐园》，起点女生网

琅琊《我有四个巨星前任》，晋江文学城

水千澈《重生之国民男神》，潇湘书院

拉棉花糖的兔子《天庭出版集团》，晋江文学城

Priest《有匪》，晋江文学城

男频

愤怒的香蕉《赘婿》，起点中文网

知秋《十州风云志》，起点中文网

三天两觉《惊悚乐园》，起点中文网

睡觉会变白《文艺时代》，起点中文网

勾宫出萝《花与剑与法兰西》，起点中文网

风卷红旗《永不解密》，铁血网

卧牛真人《修真四万年》，起点中文网

饥饿 2006《无限道武者路》，起点中文网

徐公子胜治《太上章》，起点中文网

烽火戏诸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

理论

# 全球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 网络文学

邵燕君



邵燕君  
学者。现居北京

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对于究竟什么是“网络文学”，各界一直没有一个权威且普遍使用的定义。我一直主张，从媒介属性而非文学形态上定义网络文学。以“网络性”为核心属性，“网络文学”就不是通常所说的“快乐文学”、“娱乐文学”，也不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而是一种新媒介文学。也就是说，即便商业类型小说居于网络文学的主流，网络类型小说也与金庸时代的报刊连载类型小说、出版社出版的纸质类型小说是不一样的，“网络性”内在于网络类型小说的文学形态中，包括其超文本性、根植于粉丝经济的互动性、与ACG文化的连通性等。因此，狭义的网络文学指的是在网络中生成的文学，网络不仅是其发布、传播空间，更是其生产空间。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指的就是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

然而，从媒介革命意义的角度定义网络文学，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中国网络文学风景独好？

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生，不能不说与中国的特殊文化体制直接相关。新中国建立后，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全面停止创作，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模式只能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潜在结构”存在。整个1980年代文学都是精英化的，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之后，中国人看的类型小说基本都是从港台或西方舶来的。也有出版界人士开始建立畅销书机制，如1990年代初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曾策划“布老虎”丛书，以后，《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也提出“好看小说”、“类型小说”的概念，但在出版过程中还是受到多重限制。简单地说，在印刷文明时代，中国商业类型小说的发展受到压抑，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畅销书生产机制，没有培养起一支创作力旺盛的类



型小说作家队伍，没有培育起的一个庞大的读者群，更没有形成一个充分细分、精准定位的市场渠道。这种巨大的阅读需求和创作潜力，都伴随网络革命的到来而爆发了。

其实在网络时代，文学作为“文字的艺术”已经不是“最受宠的艺术”，“最受宠的”是作用于人的全面感官的视听艺术和更具网络“二次元”属性的ACG（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文化。但是，相对于畅销书生产机制，中国的影视生产机制更不发达，ACG文化生产更是近几年才开始起步。所以，当1990年代末，网络的“自由空间”从天而降时，人才资源最丰富、门槛最低的网络文学自然成为首选。网络文学不但吃下了类型小说这块原本属于“纸质文学”盘子里的最大一块蛋糕，并且得到了海外影视和ACG文化的反哺——网络文学中大量的重要作者和铁杆粉丝正是多年来英美日韩剧、ACG文化哺育的粉丝——这些网络时代更“受宠”的文艺形式本来是应该与网络文学“抢人”的，此时却成为了网络文学发展的生力军。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在欧美日韩等流行文艺极为发达的社会，在网络时代真正来临之前，与此前各种媒介匹配的流行文艺生产机制（如纸质类型小说生产机制、影视剧生产机制、动画、漫画生产机制）都相当成熟发达。当网络时代彻底降临，这些机制仍然在运转，满足着受众的大部分需求，它们向网络媒介过渡需要一个转化期，创作者、经营者和受众也会有相当大程度的延续性。文学作为最具有纸媒性质的文艺样式，除了少数先锋写作和“同人”写作外，更多地留在畅销书机制内。多年来，欧美畅销书一直是好莱坞电影、英剧、美剧以及电子游戏的内容基地。对于畅销书作者来说，留在纸质出版领域更容易保护版权利益——最重要的还不是图书版权，而是2014年中国网文

界炒得最火热的概念——IP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即是将一部具备知识产权的作品进行多平台全方位的改编，如影视、游戏、动画等）。

应该说，正是如此的阴差阳错导致的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中国网络文学十几年“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获得了独步于世的爆炸性发展——它是一个特例，但并非特异，这个特例恰恰展现了网络文明下文学可能的繁荣形态。并且，这一爆发并不仅仅是“补课”，而是借助媒介革命的力量“弯道超车”，使中国在文学创作，至少在类型小说创作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西方人在地铁里读大部头书，中国人在地铁里看手机。这种惯性自卑的说法掩盖了两个事实：第一，很多西方人是在相对舒适的地铁里看纸质类型小说；很多中国人是在相对拥挤的地铁里看网络类型小说。第二，在全球阅读人口普遍下降的今天，中国人的阅读人口逐年上升，2016 年网络文学用户已达近 3 亿。中国的网络用户也同样被视频、游戏吸引，但他们同时爱看小说，因为中国的网络小说好看，具有新媒介的鲜活度和丰富性，古老的“类型性”与新鲜的“网络性”相结合，构成了可与动漫、游戏相匹敌的又不可替代的“爽”。

正因为如此，中国网络文学近年来海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轮海外输出的原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家推广和资本扩张，而是民间粉丝的力量。并且，传播范围不仅包括东南亚等文化生产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文化输出超级大国。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一批粉丝自发组织的以翻译和分享中国网络小说为主的网站和社区，在“SPCNET”（一个独立关注亚洲影视和小说的论坛）、“Lightnovel”

（轻小说论坛，美国最大的社交新闻网站之一的 reddit 上的一个版块）上都有“欧美字幕组”的身影，更具代表性的是 2014 年创建的 WuxiaWorld（武侠世界）小说阅读网站——目前共翻译了 6 部最火的网络小说，都是仙侠类和玄幻类的“小白文”，如我吃西红柿的《盘龙》、耳根的《我欲封天》，目前，翻译速度已经基本接近网站“更文”速度，每天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来自美国、菲律宾、加拿大、印尼、英国等 80 几个国家的“老外”追更。建站不到两年，WuxiaWorld 已经发展成为北美 Alexa 排名前 1500 名的大型网站，目前日均来访人数已稳定在 30 万以上，其中来自美国的访问量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这些“老外”爱读中国的网络小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爽”。从粉丝评论来看，他们的“爽点”与中国“小白”读者的“爽点”大体相近。虽然他们大都生长于畅销书机制极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但吃得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饱，或许是用网络媒介炒出的菜更加诱人。在“网络类型小说”带来的“超爽”吸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元素和中国人想象力的方式也带来新鲜感。通过阅读讨论修仙、玄幻小说，WuxiaWorld 也逐渐成为了一个读者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重要基地。在 WuxiaWorld 上还有专门的板块介绍中文学习经验和道家文化基础，有关于“阴阳”“八卦”的普及知识。并且相当一部分读者在论坛的交流中互称“Daoist”（道友），并用“May the Dao be with you”代替“May the God be with you”作为相互致意的问候语。在漫长的追更与日常的陪伴中，中国的网络小说真正显示出其“网络性”和“中国性”的魅力。

和以往精英文化输出方式不同，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最生猛的力量在于其“一视同仁”地打通了海内外读者的“快

感通道”，并且完全借助于超越“三次元”国界的“二次元通道”——这才是被重新“部落化”的“地球村”的文化交流方式，所谓“天下腐女是一家”、“天下小白是一家”、“玩魔兽的人比别人多一个世界”。1980年代中国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冲动中，曾在“拉美文学爆炸”浪潮的鼓舞下提出“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今天看来，这种强调地域性文化独一无二特征的思路带有农业社会的印记。在全球化竞争的网络时代，只有“越是世界的”才可能“越是中国的”。

目前，在全球流行文化输出的竞争格局中，能与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有一拼之力的，只有中国的网络小说。当然，“以爽为本”的网络小说如何与“寓教于乐”的主流文学观磨合，成为能够负载“主流价值观”的中国“软实力”，还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命题。

\* 本文参考了吉云飞、冯锐、陈新榜同学在笔者于北京大学开设的网络文学课程中提交的报告和论文，以及2016年7月31日对WuxiaWorld网站创始人任我行先生（网名）的采访，一并致谢！

- 038 “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  
吉云飞
- 052 穿回古代，重审“现代性”的诞生——以希行小说为例  
薛静

穿越

# “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 ——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

吉云飞



吉云飞  
硕士在读。现居北京

在中国网络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中，历史穿越小说是最早进入学术界视野的，但也是被误解最多的文学形式。不只是还在“网文部落”门前张望的多数研究者，就算是“土著居民”，对这个在网文中土生土长出来的概念也大多“不知其所以然”。至于圈外人耳闻较多的《甄嬛传》（流潋紫，2006）与《琅琊榜》（海晏，2006），更是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穿越小说都算不上，《甄嬛传》应该被归为“宫斗小说”，《琅琊榜》则是架空<sup>1</sup>而非穿越小说<sup>2</sup>。不过这并不影响穿越在网络历史小说里成为一种基本方法，可以说在这里没有穿越就几乎无法讲述历史。那么，穿越本身是如何被引入到历史小说中的呢？又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才能使它被视作日用伦常般的存在呢？此外，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误解是认为“穿越”历史只是在“恶搞”历史，但如今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史实的“历史研究范”却已成为历史穿越小说的主流。这一从轻视史实到尊重历史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而这些个实质上是由社群决定作者主笔的历史小说又在重构着怎样的中国历史并表征着何种现实的价值取向？本文将在描述“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这两种历史穿越小说主要潮流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历史穿越小说与历史的对话方式，来一一探讨上述问题。

---

1 架空专指架空历史，是对历史时空和人物在设定层面的改写，通常是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一个虚构的历史环境中，如海晏的《琅琊榜》（2006，起点女生网）；也有在真实的历史中虚构一个传奇人物作为主角，如月关的《锦衣夜行》（2011，起点中文网）。

2 穿越是指现代人因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灵魂或者肉体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一时空未必就是古代中国，也可能是包括游戏、影视、动漫在内的任何异世界，不过在本文中只讨论历史穿越小说。

## 一、穿越作为方法

穿越历史并不是网络小说中才有的元素，但历史穿越是网络小说里才有的类型。作为一种元素的穿越在黄易的《寻秦记》（1997）与席绢的《穿越时空的爱恋》（1993）中都早已有之，甚至还有人追溯到了马克·吐温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1889）。不过在2001年9月开始连载的《中华再起》（又名《异时空-中华再起》，中华杨）才是历史穿越小说大潮的真正开启者。这一次，穿越不再只是爱情故事和英雄传说的新背景，而是作为一种方法，直指近代以来历史和文学最重要的向度——关于民族国家和个人身份的想象与认同。在当年《中华再起》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后来作者中华杨更凭借这一本书的吸引力建起了一个文学网站（明杨中文网），并首次成功实现了对此后网络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在线收费阅读模式。

值得玩味的是，被迫认为历史穿越小说鼻祖的《中华再起》，起初甚至不被看做是历史小说，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只将它视为一部非常另类的军事小说。

《中华再起》发表时，以梦回汉唐的《从春秋到战国》（又名《开战中国》）为代表的军事架空文正席卷着当时大部分的网络论坛。这一批军事小说主要描写若干年后崛起的中国为争夺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未来战争。但要“将红旗插遍全球”的这些军事小说显然与中国当时“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背道而驰，因此很快就登上了第一批互联网禁书名单。



不过首发在幻剑书盟的《中华再起》虽然也以军事内容为主，却没有在想象未来，而是回到了过去，讲述两个现代军人后代穿越到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利用穿越者的“后知之明”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并最终通过一系列对内对外战争“拯救民族危亡”的故事。

穿越当然是一种“外挂”，但这只是它最基础的作用。在最早的历史穿越小说中，历史确乎是以未来的“替代物”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单纯为抚慰个人的历史和现实创伤经验而营造的疗伤空间。这种主体的自我安慰不可自拔，至今仍是所有的历史穿越小说都必须遵循的铁律，但如果认为穿越就停留在一种自我麻醉之中，那就和在雾霾天的北京观察星象没有区别。从一开始，历史穿越小说在时时处处抚慰人的同时，就在反反复复地纠缠人。穿越者就这样儿戏般地轻易拯救了衰微的近代中国，对那些真正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是否是一种大不敬那呢？而就算推翻清朝建立了共和国，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吗？历史穿越小说并不避讳此类尖刻的问题，《中华再起》和《铁血帝国》（月兰之剑，2001，铁血论坛）的第二部就都涉及到了共和国建立后的种种困境：浓重的黑幕依然笼罩在新生的中国大地上。在从获得“改变民族命运的可能”的短暂惊喜中很快清醒过来之后，一部分人开始从“振兴中华”追问到“该如何振兴中华”，探讨“穿越后真实的可能性”。穿越和救亡落到地上，最终成为了网络一代清理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原初动力。

就算最初像军事小说多过历史小说，但历史穿越小说的成长与进化一刻未停。传统历史小说的优点很快就被吸收过来，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就被晚明穿越小说作者看做重要的史料

来源和参考对象，而穿越则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被视作一种基本的方法彻底固定下来。首先，穿越将成长小说的模式全面地引入到历史小说之中，解决了网络文学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阅读快感问题。在增强读者代入感和满足阅读期待方面，穿越是最廉价的写作方式。同时，历史必须要与现实发生关系才能被当代读者所广泛接受，而穿越就是网络历史小说中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主要方式。穿越并不是要去扰乱历史，而是要把历史带出博物馆和故纸堆，让历史重新活过来进入到网络一代的生活中。与其说穿越历史是让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回到古代，不如说是让现代社会的普遍精神与集体欲求通过这一被选中的肉身返回了历史现场，让历史与现实有了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此外，穿越对历史的介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传统历史小说还是以旁观者的站位在对史实进行裁剪，那么历史穿越小说就是在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亲身参与到对历史的改造中。穿越小说里的历史经验总结和观点表达不是在阅读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始终贯穿在文本中，历史的幻象就是现实的倒影，甚至是未来的方向。用现实建构历史，在历史中想象未来，在这里，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已近乎一体。

## 二、振兴中华：穿越者的家国情结与历史选择

在“穿越救亡流”小说中，作为方法的穿越固然重要，但塑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还是穿越者的救亡情结。而对不同的救亡模式或者说历史道路的重新选择也一直都是此类小说的最大看点。这种对历史的再次选择并不是由小说作者所能独自决定的，

甚至不只是依赖于当时主流的社会思潮，比如带着“跑团”<sup>3</sup>色彩的“群穿小说”<sup>4</sup>《临高启明》（吹牛者，2009）就已经体现为一种网民的集体创作了。包括《临高启明》在内的“临高三穿”<sup>5</sup>都是起源于2006年左右“音速论坛”（后更名为“上班族论坛”）上开始的关于“现代人携带大量物资穿越到明末后改如何改变历史”的讨论。如今，要通过穿越来进行“重建文明”试验的《临高启明》虽是由吹牛者创作，但五百多个穿越者中已有一百多位被网友实名认领，作者只是这场大讨论的主笔者。吹牛者不光在高峰期里每天多达数百个的讨论帖中获得大量养料，还直接从认领角色的龙套众以自己为主角写作的同人小说中择优加工改写道《临高启明》里。论坛中的网友在不断地“协商”，书中的人物也在不断地“掐架”，情节常常是在现实中争出来的同时也是争没的，比如在扮演张应宸并贡献大量同人段落的网友盗泉子道长因为理念冲突宣布退出穿越集团后，《临高启明》里就几乎再看不到关于新道教的内容。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这些个由作者和读者一起组成的“网络历史共同体”早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认同某一历史的结果，而更关注在这一历史建构过程中被遮蔽和排斥的其他可能性。在处理混合着“断裂”与“延续”，颠倒着“中心”与“边缘”

---

3 “跑团”原本是对TRPG（桌上角色扮演游戏）的一种俗称，其特色在于玩家可以身临其境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根据自己的行动有各种开放式的故事走向和结局。

4 “群穿小说”是指有多个主角的历史穿越小说，与单主角的“单穿小说”相对，不过“群穿小说”在历史穿越小说中只属于极少数。

5 “临高三穿”指《迷失在一六二九》（陆双鹤，2008）《一六二二》（石斑鱼，2009）《临高启明》（吹牛者，2009）这三部共同起源于“音速论坛”的讨论，也同样以明末的海南临高县为穿越目的地的历史穿越小说。目前三部书中只有《临高启明》还得到论坛的广泛支持，影响力也最大。

的近现代史时，“穿越救亡流”小说没有定于一尊，而是展现了历史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只有在世界的多重可能性中才能真正被实现的人的多种可能性。作为此类小说代表的《我是军阀》（caler, 2009）和《赤色黎明》（绯红之夜, 2012）都努力地在书中打开了一种被遮蔽的历史可能，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穿越救亡”视为一种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被塑造，并思考我们可能到哪里去的过程。

《我是军阀》和《赤色黎明》可以说是网络时代中的“地下文学”。它们都曾在主要文学网站首发，也都因为涉及敏感政治题材被封杀，但仍通过各种盗版网站，QQ群，百度贴吧等“地下渠道”在读者中流传。如军阀救亡流的代表作《我是军阀》，从2009年起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到中期因出现联合蒋介石国民政府剿灭红军的情节被封杀。此后，作者又在起点开新书《神风之后》上传后续章节，很快又被封，再转到纵横中文网写《我是军阀2》，仍被封。不过目前作者仍在继续创作，作品也仍通过读者的“自来水”<sup>6</sup>在地下流传。

《我是军阀》用非常细腻写实的笔触讲述一个穿越到清末民国的留德军官，从在历史的狂潮中苦苦求生，到继承北洋军阀的政治遗产并最终在抗日胜利后统一中国的故事。书中塑造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军阀头子形象——主角戴季良一生主张实用主义的温和改良，反共反苏，怀疑革命，并极端仇视暴力革命。这当然是由作为军阀的戴季良的“屁股”所决定的，更是作者本人所代表着的一大批读者的共同立场。《我是军阀》冻结和消解了整个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浪潮，偏居西北的戴季良始终以

---

6 “自来水”即读者的自发宣传和传阅。

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形象默默注视着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等一系列革命事件，坐看革命的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只埋头搞建设，并最终统一中国。作者通过戴季良这个革命旁观者的胜利在书中宣告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建设意义的彻底瓦解，以及一种更深层次的羞辱：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是因为偶然。

而《赤色黎明》则旗帜鲜明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所持的立场与《我是军阀》针锋相对，不过这种尖锐对立更多是现实中思想领域激烈纷争的投射，两本书并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对《赤色黎明》，部分读者甚至用“第一次以网络小说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理念”来形容，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讲明白了中国革命为什么一定会发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会胜利的穿越小说。当然，这与《赤色黎明》的被封杀并不矛盾。

本书的主角陈克是穿越到了1905年的清末的现代人，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安徽农村成功打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枪——中国的革命不只是外来物，而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生长出的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者试图用穿越的形式从头开始阐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在根据地建设和武装革命夺取全中国的过程中，点明“土地革命”与数次“整风运动”发生的缘由，甚至在努力解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里“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革命的意义被不断地怀疑，革命的幽灵又始终徘徊不去的后革命时代，《赤色黎明》选择回到历史中去再来一次中国革命，并以此论证革命的合法性，真切地呼唤着革命的归来。不过小说里进行的主要还是教科书般的毛泽东主义的理念革命，缺少对二十世纪革

命“遗产”和“债务”的深刻反思。

### 三、“历史研究范”：虚拟现实主义抑或历史的复归

“穿越救亡流”是以救亡为主题的穿越小说，而“历史研究范”更多的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与穿越不但并不矛盾，还是以“追求穿越后真实的可能性”为开端发展起来的。不过《临高启明》《我是军阀》和《赤色黎明》等“穿越救亡流”的代表作品虽然都充满着历史的质感和具体而真实的饱满感，但由于它们对既有历史的改变实在太深太广太酷烈，天地翻覆之后即使有历史现场感也缺少真实的历史事件，因此一般只被认为是广义上的“历史研究范”。广义的“历史研究范”是一种虚拟现实主义，是在用最真实的逻辑，最细密的数据和最合理的技术来推演一种另类历史，一个可能世界。在小说里，除了穿越这个前提是一种设定，穿越后的一切历史进程都应当是自洽与可信的。

“历史研究范”并不是要以做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更不是不能在小说中改变历史，而是要以研究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不但态度是近乎考据般认真，顶尖作者的考据功夫就是专业级的。“历史研究范”的流行代表着网络小说中历史的再临，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古典文化的复归。这最早是从阿越的《新宋》（2004，幻剑书盟）开始的，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使阿越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且也有在小说中追求更多的历史真实的学术积累。但阿越无疑是个走在前面的尝试者，直到数年酝酿之后，

“历史研究范”才真正佳作频出，并成为历史穿越乃至历史架空小说的主潮。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们大多宣称要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戒大师语），以保证史实的精确与逻辑的严密。“穿越（架空）历史，尊重文明”成为了“历史研究范”历史小说的共同底色。这几年里，叫好也叫座的此类作品有酒徒的《家园》（2007，17K 中文网），赵子曰的《蚁贼》（2008，纵横中文网），三戒大师的《官居一品》（2009，起点中文网）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 cuslaa（哥斯拉）至今已连载五年多的《宰执天下》（2011，纵横中文网）与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2009）《雅骚》（2012，起点中文网）和《清客》（2014，创世中文网）。

《宰执天下》的作者 cuslaa（哥斯拉）可称是“宋史专业户”。对宋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灵活驾驭历史材料的能力，使他做到了自由驰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某种意义上说，当年人们对《新宋》的全部期望，到《宰执天下》这里终于实现了。《宰执天下》的前五卷（约 500 万字）以穿越者韩冈从灌园小儿到大宋宰执的传奇经历为主轴，巨细靡遗地描写了宋神宗时期的内外军政大略与当时各色人等的命运起伏，从而全景式地展现了北宋最真实具体的面貌。上至帝后宰执，下到贩夫走卒，中及文人士大夫、边关将门内廷宦官以及宗室商人、胥吏地主，书中有名有姓的配角数以千计，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各阶层代表人物也有数十。北宋味道始终萦绕纸上，但即使是对不懂历史的读者也丝毫不构成阅读障碍，在哥斯拉笔下，繁复至极的北宋官制，读者陌生到极点的历史典故，也大都能恰到好处地为小说增色。

历史题材最是“以小说见才学”，在有“历史研究范”的

小说里史实上的错误更是读者最大的“槽点”和“毒点”。而哥斯拉的史学素养向来为人称道，某些学术著作也难免猜到的“雷”，都能安全避过。那些大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事件，更无一不是“从历史中来”，又经由韩冈带领，“到历史中去”，最终构建了一个历史空间中的“异托邦”。这种“真真实实，虚虚假假”也是《宰执天下》的最大魅力。同时与历史真实相呼应着的也并非只是激荡的现代情感，或是系于一身的个人成败，《宰执天下》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哥斯拉以“穿越”的形式让现代智慧深入历史现场，拨动历史的车轮，试图在当代与历史的碰撞中开掘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为重新寻找当代中国的位置和道路提供历史资源。

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在今日中国，我们早已开始在艰难地思考和探索着民族文化该如何“复振”，以及“复振”之后又该向何处去。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被不断质疑，全世界的思想家都在寻找着新的出路，能否在中国的历史智慧中获得新的启发也成为新的时代大题。而《宰执天下》就从另一角度切入这一难题。如果在“赵宋之世”抵达巅峰的那个华夏文明，没有“后渐衰微”，没有被那波席卷世界的“蛮族”铁流所打断呢？继续向上发展的中华文明又会是何等样貌？《宰执天下》或许只能给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拟态，但已经参与到这一思想界最前沿的思考中，并且以文学的形式将这一思考落进了“宋朝的肉身”。

哥斯拉的《宰执天下》是回到历史打捞思想和制度资源，其笔端深处多是经国大略，而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雅骚》与《清客》，追溯和再现的则是那些如水流逝的“黄金时代”



中的“黄金人物”。要为漂泊的现代灵魂寻觅一处古典的精神家园，同样也是不朽之盛事。在被问及创作初衷时，贼道三痴回答，“喜欢那个年代的人物，我喜欢四个年代：春秋、魏晋、晚明和五四时期。”而春秋太辽远，五四太迫近，于是就有了讲魏晋的《上品寒士》与说晚明的《雅骚》和《清客》。

当其他作者都在讲历史故事时，只有贼道三痴是在讲中国文化。《上品寒士》被读者认为是最得魏晋风流的作品，在那些个“让人不忍就寝的好月亮的晚上”，主角陈操之与风度翩翩的名士们谈玄论道，衣袍翻飞之间，这个常驾着牛车四处游玩的少年形象几乎成为了普通网文读者想象魏晋风度的唯一通道。《雅骚》同样是复活了晚明江南的末世繁华，贼道三痴以晚明小品文的笔法来写晚明历史小说，将《菜根谭》的雅与《金瓶梅》的俗融为一体，讲老僧经商，谈名妓礼佛，说鲜衣怒马的少年纨绔与苦心功名的士子书生，把晚明的风流写得惹人醉。

贼道三痴的历史小说，写魏晋则有“魏晋风度”，写晚明即有“晚明风流”，甚至不但要重拾古人的“风度”与“风流”，还要寻觅今天更加稀缺的“风骨”。在《清客》中，贼道三痴第一次喊出了“真正做一回古人”，他所选择并重塑的这一“清客”群体，正是他所认为的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人生活趣味乃至人生志趣的形象。“弟以为治国平天下是痴人妄语，人生苦短，唯求自适，这才是生活情趣。”<sup>7</sup>主角曾渔对好友简秀才的这番表白心意，当然属于周作人所说的“言志”一脉，但他对道义的追求和君子品格的坚守也同样内化为了人生自适的根基。与书中聪明绝顶又肆无忌惮，自诩看透世情又沉溺于物欲

---

7 贼道三痴，《清客》，第一百五十四章，起点中文网。

之中不可自拔的严世蕃——这一现世“西门庆”不同，曾渔虽是冷眼看穿，却永远热肠挂住，“可以嬉笑怒骂，可以逐世浮沉，但必须保有内心深处那一点真。”<sup>8</sup>在历史停滞的年代，有所不为的清客已经是绝大多数中国文人所能抵达的理想生活状态了。

贼道三痴的历史小说调和古今，致力于接续千年文脉，将古典文学的旧藤引入网络文学的新园，并且已经生根发芽，正在开花结果。可惜天不假年，贼道三痴已因患癌在2015年去世，而那时《清客》尚未写到一半。

### 结语：在穿越之外

诚然，历史穿越小说是网络历史小说中最重要的类型，但在穿越之外，还有着一脉历史架空小说。与以救亡为开端的历史穿越不同，历史架空是从传统的传奇演义与历史武侠演变而来的。而在“穿越救亡流”偏向清理历史时，“架空演义式”的历史小说更在意重绘历史与再造英雄。近年来，网络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恰是一批结合了穿越与架空的历史小说，尤其是从2011年连载至今的《赘婿》（愤怒的香蕉，起点中文网）。

《赘婿》将架空后的北宋历史模拟为近代的百年衰亡，在历史的古老躯壳中孵化出了身心内外都浸透着现代精神的中国英雄，在网络文学中已有深厚基础的“亲我主义”里，重新生长出了令当代“小白”读者也能心悦诚服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抱负。在这场呼唤与培育英雄的阅读实验里，作者养成了读者的英雄气

---

8 贼道三痴，《清客》，第四十章，起点中文网。

魄与健康心灵，就算之后难免会退回到浑浊的现实生活中去，也至少让读者不甘愿轻易损毁自己。

如果说穿越是要重新进入历史，那架空则是在直接淘洗历史，洗尽的是装扮历史的金粉，留下的是支撑历史的骨头。在架空小说里，具体的史实通常只被视作是历史的精巧装饰，是不可抵达之物，而非历史的骨架，在千淘万漉之后还无法被悬置的“百炼真金”，才是剪尽枯枝后剩下的真历史。重估一切后，架空小说也并未放弃在历史的废墟之上重建一座座人性小庙的努力，而百般架空过后还可作为根基的淋漓与灿烂，也正是后来者用来重绘历史与再造英雄的沛然元气。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结尾只能在与穿越的对照中稍稍提及架空，而整个历史架空小说脉络的展开就还有待进一步考究了。

穿越

# 穿回古代，重审“现代性” 的诞生

——以希行小说为例

薛静



薛静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摘要：**在“现代性”已被本质化、进而被搁置的今天，网络文学作家希行，通过一系列穿越 - 重生小说，带领读者重新回到前现代的背景中，观察现代价值体系是如何从每一个体的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希行并不是为现实寻找合法性、为历史证明必然性，而是回到现代价值的本源，提出知识精英的责任，发现今日对“现代”的异化并提出疗救的可能。她的作品在通俗过瘾的“爽”之外，重新唤起人们对现代性的敏感体察，也将重新探寻改变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网络文学 希行 现代性 《名门医女》 《诛砂》

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网络文学更多的被视为可以逃避现实的异度空间。一部又一部的“爽文”，让现实中遭遇挫败的人们，或是获得孤勇，掀翻统治阶层，一抒备受压抑之愤懑，或是掌握异能，遵循丛林法则，从此登上权力的巅峰。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礼崩乐坏、各谋生路的废墟之上，更多的作者和读者开始反思，我们目之所及已经苍老的“现代”是否曾有青春？

在这一探索中，希行<sup>1</sup>就是典型一例。作为起点女生网的签约作家，2009年开始网文创作的希行已有9部作品，其中4部至今都盘踞在起点女生网书友推荐榜总榜前百<sup>2</sup>。可以说，在竞争激烈的网文圈，只要希行有作品连载，网站首页测算网友点击和读者推荐的前十榜单上，就一定有她的名字，而只要作品进入高潮，榜首之位也大多被她收入囊中。希行与其作品广受欢迎，这点毋庸置疑。

1 希行，本名裴云，黑龙江人，起点女生网签约作家，原从事医药行业，后专职网络文学写作。代表作《名门医女》、《娇娘医经》、《诛砂》。

2 起点女生网的书友推荐榜，因其是参与付费阅读的用户，才能获得投票机会，因而相对更加具有公信力。四部截止2016年5月仍旧在榜的作品分别是《娇娘医经》第12名，《诛砂》第27名，《君九龄》第45名，《名门医女》第89名。

但另一方面，类型化的网文界，希行的风格又不能被简单概括。她写穿越-重生小说，主人公们带着时间差获得的附加技，虽然跌落谷底，但却向死而生，一路露头角、争荣耀、斗反派、揭阴谋，酣畅淋漓，爽得过瘾。但读者赞誉她“爽而不俗”，则是因为在爽的表象背后，希行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今习惯到麻木的现代秩序、知识与精神，为何能在往昔时空中熠熠生光？它们是否在今天真的完全失效？于是，希行带领处于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一起进入前现代社会，尝试从现代性诞生的历程中，重新恢复那份敏感，提炼前进的力量。

### 一、从现在穿回过去：“现代价值观”是否依旧有效？

大众文化上有《太阳的后裔》、《女医·明妃传》火爆荧幕，社会事件上有各种医疗新闻反转剧、医患关系口水仗。希行专职写作之前，同样一直从事医药行业，因而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拥有医药巫蛊之类的专长，前期作品中密集的知识性内容，亦能为读者带来特殊的快感。但“医者”这个身份，为希行作品带来的更为深沉的底色则是，主人公们常常处于这样一种困境：她们从事“医”，对黎民百姓、世间万物都怀有一种宽容和慈悲，希望竭尽全力疗救伤痛；而她们又身为“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知识、情感的局限，也不得不与凡俗的轻视、质疑、构陷纠缠斗争。这种大爱与大悲，构成了作品的张力。

而“医者”身处的这种困境，又与后启蒙语境中人们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同构的。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医生作为能够根治民族劣根、启迪蒙昧百姓的象征而存在，从对身体的规训，

到对精神的开掘，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启蒙理想逐渐淹没在政治失语和经济大潮之中，没有理想倒还轻松，但在启蒙话语尾巴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不得不面对的是心怀理想、但无处安置的窘境。他们和医者一样，具有改良社会、根治顽疾的信念，但却不得不陷于丛林法则和功利主义的泥潭。因而大众文化中一个又一个爆款，从《步步惊心》挥别旧爱、站到历史胜者的一方，到《甄嬛传》搁置爱情、攀登上权力的巅峰，不过是教人们麻木自己、说服自己：只要死心、只要冷血，你就能在残酷的现实中过得好一点。

然而希行却能在这一片唱衰之中敏锐地发现，我们一心求死，其实只因心还未死。既然如此，为何放弃治疗？我们明明不是生而冷漠，为何偏要学着无情而活？正是这一拷问，击中了当代人坚硬盔甲下柔软心房。多少个“如果不是医生，我才不会救你”的傲娇，掩盖的恰是“如果不是医生，其实我也会救你”那羞于明言的温暖。这的确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在学习如何在废墟中顽强求生，或者如何创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外，那些残存的火苗，让希行提出了一个医生式的问题：那套现代价值观，是否真的已经无可救药？

《名门医女》中的齐悦，事业上无爹可拼，感情上又被另择高枝的男友抛弃，来到偏远山区支边，自我放逐。但是一场车祸让她穿越回古代，她所奉行的现代价值观，曾让她在当代处处碰壁，却让她在古代独树一帜。齐悦穿越为侯府世子夫人，丈夫冷待、公婆白眼，还谋划娶进一位高门小姐做平妻。于是她潇洒和离，医馆谋生。齐悦的安身立命之物，无非一个医药箱、一身好医术，如果按照简单的生存法则，理应奇货可居、资源交换。但是齐悦从未作此打算，无论婢女还是武官，动刀用药

一视同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于是众人对新人新事的怀疑和担忧，逐渐被信任和敬佩取代。齐悦医馆遭遇陷害，引来了民众自发支持，促使官府重审谜案，公平和正义获得了彰显。

而和离后的世子，发现那些低眉顺眼、以夫为纲的小姐，不过是高级的侍女，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他永远是空洞而孤独的“上级”，只有与不卑不亢、有原则有底线的齐悦相处，他才是既可谈抱负、又能诉衷情的“人”。齐悦的“现代”，让她获得了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上的双重胜利，让她在前现代的环境中得以确认自身的价值。

如果说当下社会宛若混沌的泥潭，众人争相成为食腐之鱼，以求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么希行穿越回的这个时空，就是一个洁净的池塘，让人们倏尔发现，秉持着简单的现代价值观，可以生存得更加从容、平和、有尊严。从书中的挚友恋人，到书外的当代读者，都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前者来自前现代，后者处于后现代，但他们都没有一种稳定的规则可供依循，因而对于未来都有种强烈的不安。而齐悦的简单和淡定，就让焦虑中的当代读者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与痛快：原来，我们喜欢的还是这样的故事。在社会转轨、价值观异动的当下，网络文学中讲述丛林法则的故事，固然让人们获得了暂时的快感，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空虚和悲凉——尽管不能放下手中的刀，人们也同样无法忘记心中的佛。因而，网络文学的社会实验开始触底反弹，希行重新拾起曾被当代社会忽视、放弃的现代性逻辑与价值，它们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存在重新被开掘和利用的可能。



## 二、从精英到反精英：现代性的诞生与开拓

确认了“现代”的有效，希行的创作，开始从穿越转向重生：如果这套现代性的原则依然行之有效，那么能否通过文字的实验，让人们亲身参与进“现代性”诞生的过程？重新思考它的价值和意义，也思考它的困境与出路。

能够维系自身奉行的原则屹立不倒，齐悦的尚方宝剑是医术。而在重生文《诛砂》所创造的前现代社会，这一优势被泛化为知识与技能。彭水谢氏每代嫡长女称为“丹女”，掌握整个家族的矿山开采、丹砂交易，还主持各种山神祭祀，被民众信奉膜拜、犹如宗教领袖。《诛砂》的主人公谢柔嘉，前世经历灭门，重生后决心不惜一切保护家族的荣耀与利益。柔嘉在“丹女”之争中，发现所谓宗教的神秘力量，很大程度源于世代积累的地理、天文、医学知识。她经历家族放逐，看到了蛮荒矿山中，矿工、农民对自然的热爱，对神灵的敬畏，对付出汗水血泪、却依然艰辛的生活的默默承受；她也经历了家族追捧，却在屡次巫祝前后，看清了众人的趋炎附势、竭泽而渔，皇室沉迷丹药、错用忠良。正是在切身经历之中，柔嘉不愿再做家族的维护者，转而向封建体系、阶级秩序宣战：打破谢氏垄断，促进全国丹砂的自由买卖；打破丹女制度，将知识技能传授给平民百姓。在经济与知识的双重自由流通下，现代性的萌芽也由此诞生。

不同于《雅骚》<sup>3</sup> 尝试从中国独特的儒道文化，探索未来发展的可能，也不同于《临高启明》<sup>4</sup> 携带现代物资与技术，选

3 《雅骚》，贼道三痴所著穿越小说，2012年起连载于起点中文网。

4 《临高启明》，吹牛者所著穿越小说，2010年起连载于起点中文网。

定中国历史中的某一节点，推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诞生。希行的现代性溯源实验，更多的是将庞大空泛的“现代”，具象化为个人的经历与选择。当“现代”已经成为这个时空的本质化存在，那么不妨换个时空，感受它究竟是在怎样的血肉中生长出来的。当家国与集体都成为空洞的能指，拯救“现代”的，反而是个人的情感体验：促使主人公打破阶级秩序的，是当她坐在权力宝座之上时，发现被压在下面成为底座的，正是勤恳淳朴的矿工、才华横溢的姐妹、相知相伴的恋人这些自己熟悉亲近的人。希行并不是要以文化与历史，证明现代性之必然，而是希望用情感和故事，将业已麻木僵化的“现代”重新注入灵魂。

而在现代性的溯源之旅中，希行同样追问作为“知识精英”的责任。希行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不否认自身的知识精英属性，但是她们又同时认为，所谓“精英”并不是与生俱来、不可打破，更没有值得顶礼膜拜之处。贩夫走卒，都可以通过知识获得技能，生存下来甚至成为精英。当其他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带着预知历史、掌握知识的精英特质，或是如大多男性向作品，选择进入朝堂、建功立业，带领国家开疆拓土，抚平历史的创伤记忆，或是如大多女性向作品，在鲜明的生存危机中，将老公当老板、把妾室当同事，让自己在规则和陷阱中活下来，并且尽可能活得舒服，希行对于知识精英的定位和认知，就显现出了现代启蒙的属性。

希行想要探求的，不是如何让自己活下来，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不只是通过医疗获得肉体的存活，还有通过新的社会秩序，获得自我与尊严。她绝非民粹主义者，明白真理与人数多寡并无关系，更不会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钉成铁板一

块的“集体”，但是她又坚决反对精英主义，始终认为精英与民众、阶层与阶层之间存在沟通的可能。现代知识技能不应是为精英阶级巩固旧土，而是应当打破阶级分化、促进社群交流，最终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进步。

现代知识不只是用来避免最坏的结局，更应是用来追求最好的可能。当人们在“历史终结”的宣告之下，不想成功，只想舒服，不想向命运挑战，只想向强者拜服，那么“现代性”的光明，最终将会湮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爪与犬儒主义的麻木之中，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倒退。将宏大的命题赋予细腻的纹路，让人们感同身受地参与进现代诞生的故事之中，成为希行作品的重要实践。

### 三、从女人到人：重寻人的价值

和许多女性向网文一样，希行的作品，都是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但不同的是，婚姻不再是主人公一生故事的终点，爱情也不再是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主线。拥有一技之长、带着现代人格的医女们，都试图在一个男女大防的时代，通过医疗这个特殊行业带来的那些人命关天的时刻，逼迫人们正视生命的平等、正视女性的价值，从而获得超越性别的尊重与认同。

而在《诛砂》之中，希行则在架空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以女性为尊长的母系氏族。但是看似女性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光鲜背后，则是任何可能混淆丹女血统的女孩，都或被远嫁、或被扼杀。除了身居高位的奶奶、母亲与柔嘉，家族中的其他女孩，仍被视为门户联姻的筹码，发生矿难时的献祭。丹女与

其他女孩的命运之别，和家族叔伯与矿工的命运之别，并无本质不同。

希行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未因为是架空历史、穿越时空的幻想世界，而塑造一个性别颠倒的女尊王国，一抒现实中遭受性别压迫之愤懑，或者书写一个两性平等的完美社会，回避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希行始终正视，女性要获得尊重，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另一方面，希行也不断通过人物的命运告诉读者，即便是在所谓的母系氏族之中，能获得尊严的，也只是身居高位的少数女性。不是“女性/男性成为强者”，而是“权力成为强者”。在这个意义上，性别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同一个命题。

因而希行作品中的女性，不但通过真才实学告诉整个社会“我是人”，而且帮助那些贩夫走卒、婢女兵士认识自我、实现价值、告诉整个社会“他们也是人”。《娇娘医经》里最为震撼人心的段落，就是程娇娘与七位逃兵结拜兄妹之后，一起设酒楼、开医馆，日进斗金又惩恶扬善，七位哥哥本可以坐拥金山、一世太平，但是娇娘送给他们一份厚礼——重回沙场。慷慨赴死，你敢不敢？财富、名望、平安，人人羡慕，都以为这就是人生的顶峰，但人们看到的，不过是庞大产业加诸其上的光环，他们个人，始终未曾摆脱“逃兵”的无奈印记。只有娇娘懂得，于是帮他们脱下世俗的桎梏，重新回到行伍之中，一雪前耻、为国尽忠，实现“自己”的价值，让他们“范石头”、“徐棒槌”的名字，而不是“范老板”、“徐掌柜”的身份，永远被子孙后代铭记。

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了极端的境地，政治领域的一切探索都被指认为无用之功，社会阶层的固化磨灭了

个人通过奋斗实现价值的意志，全球化浪潮鼓励人们通过“买买买”的消费主义宣泄情感。而在这种以追逐地位、聚集财富获得快感的潮流中，希行反其道而行之，戳破绚丽的肥皂泡，发现其内里的空虚。她帮助人们从对外物的迷狂中醒来，逐渐恢复对自身的感受和体认，让对人自身价值的探索和追寻，成为重新追寻现代性的核心。

希行的创作，以及同样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思想实验的其他网文作家的创作，都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用柔软对抗现实的一种方法。只要你仍对《步步惊心》中若曦对八爷的爱情带有怀疑，只要你仍觉得《甄嬛传》中甄嬛的结局是悲情而不是胜利，那么何必又假装冷面冷心？网络文学在讲述丛林法则、实用主义的谷底徘徊许久，终于触底反弹，开始重新反思曾被搁置的现代价值体系。希行选择的路径，就是带领读者重新回到前现代的背景中，观察被本质化的“现代性”，是如何从中一个个充满体温的故事中生长出来的，这里不再是那个属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是一个属于每个个体的“现代”，人们对现代性的敏感体察被再次唤起，也将重新探寻改变现实的可能。

- 063 作为经验的幻想：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陈子丰
- 076 “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肖映萱
- 090 “木兰要当尚书郎”：“网络独生女一代”重赋  
木兰辞——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  
高寒凝
- 103 从虐恋到甜宠：“女性向”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王玉王

女性

# 作为经验的幻想：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陈子丰



陈子丰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女性写作”是一个有些尴尬的概念。一方面，它客观指向了文学场域中一个由性别标识的庞大参与人群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暗示了一种特定风格，这种风格被认为与女性性别有本质联系。正如“女性主义”只是众多后现代思潮中的一种，“女性写作”也总是作为文学风格百花齐放的证据出现在文学史著作的最后几章。诚然部分原因在于，文学永远有追求普世价值的冲动，对于性别的强调违逆了这种初衷，况且文学与性别的本质化联系本就可疑——作者身份真的能决定风格吗？但是，在现有性别框架下，不标注性别不意味没有性别，去性别的文学史实则是男性文学史，而女性（无论身为作者、读者还是人物）只能在纵横交错的权力凝视下，发出离散而微弱的声音。

网络文学的兴起为国内文学的性别格局带来了改变。经历了迅速市场化的网络文学，没有多少追求普遍性的壮阔野心，反而有细分市场以求长足发展的盈利需求。在传统的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中已经存在的性别区分实际上只是细分的开始，在世纪之交“红袖添香”、“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重要的网文平台创立之时，就已明确了各自的性别定位，综合性强的网站也会用“男频”、“女频”的标签将读者分流向不同的频道。十几年间，在强大的读者需求之下，女频网文就创作量来说甚至可能超过了之前传之于世的总和。卷帙浩繁的文本中有对传统性别权力结构的内化，更多的是独立的人格、丰富的情感和多样化个人经验的展现。不过，如果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则可能面临这样的疑问：在写作与阅读的互动中，读者的女性主义自觉是否被充分调动，还是仅限于被动地选择看不看、看哪本？以及在“男频”、“女频”泾渭分明的网文环



境中，女性主义缺乏性别间互动的“自娱自乐”能否为现实性别问题的解决提供力量或参考，还是仅仅是回避问题的麻醉剂？这不仅是对女频网文的提问，也是在小说美学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的讨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阅读小说的本质之一是读者的幻想叠加于作者的幻想。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幻想是如法兰克福学派担忧的那样，亦步亦趋，转瞬即逝，还是能够与作者形成某种富有生产力的共鸣；小说引发的幻想能否超越虚幻和真实的界限，以更主动的姿态进入生活？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参考现象学理论，探讨女频网文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幻想，以及基于共同幻想的交流在经验层面塑造读者主体意识，并影响到其对现实问题反应的原理。

## 一、女频网文的幻想与性别关注

在全部文学中，网络文学的幻想性都是突出的。以商业化、娱乐化为自觉前提的网文没有必须表现某类题材的使命，也没有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者先锋派技巧革新的执念——这当然是大众化的问题所在，但换角度言之也使网络文学少了桎梏，可以更自由地展开想象。玄幻仙侠、穿越架空每每霸占网站排行榜前十，“幻类电影”的风行也暗示，观众、读者不再满足于急需超越的平庸现实的“现实主义”拟像，而纷纷将刺激、愉悦、安慰的快感建立在新世界的设计中。其中女频文因为缺少“工业党”的考据风脉络而更加任性而为，无拘无束。“设计世界”的自由不止体现于有形层面，更体现于世界观和多元可能的开放（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源自欧美的

ABO<sup>1</sup> 设定，在对人类的生理构造进行虚构的基础上设计了更多元化、流动的性别关系，也刷新了人们对基于二元性别的爱情模式的想象；例如被批评在女权主义方面“用力过猛”、“过犹不及”的女尊<sup>2</sup> 小说类型，用直接“设定”出一个女性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的世界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呈现出对现实性别秩序的反面想象；即使排除“设定”这种幻想文学特有的、与网络游戏有很渊源的发明，幻想仍然具有某种主调性——类型文学的爆炸式发展让每一次新的写作都更多地基于之前无数文本形成的包含快感、美感元素的文本数据库，而不必重新从事现实主义的田野观察，这使得某种被大量文本共同堆叠而成的类型化文字“乌托邦”成为可能。如最典型的，女频中重要的耽美<sup>3</sup> 小说类型，表面上是描写现实中的男性同性恋情，实际上是饱含女性对爱情和性关系的想象、高度程式化而与男性同性恋情的实际关系稀薄的想象写作<sup>4</sup>；看似是对异性的凝视，实则更像是睁着眼睛做白日梦。

从以上三例就可以看出，女频小说文本在世界观层面的幻

1 参见郑熙青编撰“ABO 设定”词条，郑熙青、肖映萱、林品：《“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之三“女性向·耽美”文化》，《天涯》2016 年第 3 期。

2 女尊是在以女性为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两性易位书写的女性向网络文学类型，也指代一种女性向特有的女强男弱、女尊男卑的世界观设定。参见肖映萱编撰“女尊”词条，郑熙青、肖映萱、林品：《“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之三：“女性向·耽美”文化》，《天涯》2016 年第 3 期。

3 指女性作者写作的，以女性为预设读者的，女性欲望导向的男性同性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参见郑熙青编撰“耽美”词条，郑熙青、肖映萱、林品：《“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之三：“女性向·耽美”文化》，《天涯》2016 年第 3 期。

4 Camille Bacon-Smith. *Enterprising Women: Television Fandom and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My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244-252

想经常包含着独特的性别视角。这与小说作者创设世界的造物主视角直接相关。篇幅巨大的小说往往边连载边构思，有人从世界观架构开始，有人（像《三体》中的罗辑一样）从中心人物、事件发散开，有人会比较机械地为了点击率按照特定的节奏技巧安排章节……作者要有意识地创作、煞费苦心安排情节，继续创作的需求使他们的幻想世界总是向现实留有敞口。无论多么职业化的作者在幻想和现实间进进出出，都势必会将现实的焦虑、关注投射进小说世界，并有意无意地进行方案尝试来确保小说的幻想世界不会因现实的反向“烛照”而坍塌。对于女性网文作者，性别问题是最为普遍的现实焦虑。越来越多的作者意识到这种焦虑的价值，会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编织入女性主义的思考，如因改编电视剧而备受瞩目的小说《甄嬛传》作者流潋紫就数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史书是属于男人的历史，作为女性，能在历史中留下寥寥数笔的只是一些极善或极恶的人物，像丰碑或是警戒一般存在，完全失去个性。女性的心理其实是非常细腻的，所以我极力想写下历史上那些生活在帝王将相背后的女人的故事，还原真实的后宫女子心态图。”<sup>5</sup>在这个初衷下写就的《甄嬛传》可以说成为了作者独特关注与商业市场需求结合的典范。

然而，对文化工业保持警惕的批评者总要怀疑：那些在电视机前吃着零食，嘻嘻哈哈地看完《甄嬛传》然后将华妃娘娘收藏进表情包的观众，是否体会到了作者表达的性别关注？

需要承认：阅读是作者和读者幻想的叠加，但两者幻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读者是圆融地沉浸入一个仿佛一直存在于

---

5 孟静：《后宫里的历史观》，《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期。

斯的世界，如果作品足够吸引人则阅读中鲜有机会跳出来反思其可能性，故而喜欢这个故事的读者或许的确难以准确捕捉到作者添加的女性主义“私货”。但“浑然不觉”绝不是隔绝影响。关于大众文化潜移默化的（尤其是政治）观念影响力的研究，可以参见针对《哈利·波特》这同一份经典文本，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与安东尼·吉尔兹尼斯基（Anthony Gierzynski）分别以民族志定性方法和相关性/因果分析定量方法进行的精彩论证。后者证明，在娱乐的氛围中，个体对有政治色彩的观念的敏锐度和抗拒性都会“打盹儿”，因此更倾向以开放的心态受到影响。而前者则展示了这种影响可以转化为多么真实可靠的行动力。<sup>6</sup>在更长期的研究脉络中，现象学也在与心理学的结合中帮助我们认识到，浑然不觉的主体，更容易将阅读中获得的观念以“经验”而非“知识”的方法更加自然地整合进个人价值观。

## 二、导演、演员到审查官：阅读幻想如何成为经验

现象学社会学的代表舒茨在《社会实在问题》中提出，个体的日常行为是在一系列被按照“常识”接受的前提的基础上，靠“生平情境”（biography situation）提供的意愿驱动的。自

---

6 参见 Jenkins H. “Cultural acupuncture”: Fan activism and the Harry Potter alliance[M]//Popular Media Cultures.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206-229. 以及 Gierzynski A, Eddy K. Harry Potter and the Millennial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uggle Generation[M]. JHU Press, 2013.

身的经验、身边人的言传身教以及生平史中的行为本身作为“实际情境的历史、此前所有主观经验的积淀”提供个体应对种种事件所需的知识，形成“手头知识库”（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一方面，面临新情境时个体可以主动从知识库中调取资源应对，另一方面，更抽象的“经验图式”（schemes of seperience）会从知识的轮廓中产生，作为个体的直觉和价值底层自然而然地影响行动。<sup>7</sup>

那么，阅读获得的幻想是否可以整合成“经验图式”的一部分？现象学和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白日梦时常会一闪而过不留踪迹。但是一次网文阅读所召唤的丰富互动却使得经验化成为可能。在威廉·詹姆斯“多重世界”的基础上，舒茨提出“有限意义域”的概念，从而将幻想、梦，以及一次沉浸的阅读从主观意识的角度上置于和现实体验平等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的某一部分经验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认知风格，而且——就这种风格而言——它们不仅自身前后一致，而且彼此相容，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一部分经验统称为有限意义域”<sup>8</sup>，换言之一个自洽的世界。不过，有限意义域是脆弱的，我们的意识在其中来回趑趄，当这些“有限”在其边界处相互碰撞，就可能造成其中某一个的坍缩——有些网文风格过于“玛丽苏”<sup>9</sup>，会让读者感到“违和”而怀疑其整体逻辑，或者对于部分同人小

---

7 参见阿弗雷德·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16-120

8 阿弗雷德·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09

9 “玛丽苏”语出外国小说同人圈，指小说作者虚构出非常完美的女主角（男主角则为“汤姆苏”）以供其自身和读者进行自恋式的代入。通常这个人物会成为一切人物关照和爱慕的中心并在故事中一帆风顺，轻易满足一切欲望。

说读者会给出 OOC ( out of character 即过度背离原作人物设定) 的恶评, 即是因为小说有限意义域在与现实和原作的意义域的龃龉中坍塌。依靠“特殊的悬置”将威胁这些脆弱的世界的可能性(例如对于现实世界的“缸中之脑”猜测)存而不论,“有限意义域”得以保全。对于网文,“特殊悬置”可以说就是对前文所提的“设定”的相信:如果不相信“ABO”设定,就无从理解《银河帝国之刃》、《破晓》等一系列小说中 Omega 人种抗争的逻辑和意义。常见的设定岂止上百,但迅速完成悬置并不困难,高度类型化使得有一定阅读量的网文读者可以通过标签或者简单的语句迅速从头脑中调出熟悉的设定,这也是“快穿文”<sup>10</sup>这类由一系列设定迥异的相对独立故事组成的小说能够获得读者的原因。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为了维系有限意义域,意识不能够像呆坐大银幕前的观众一样被动接受,而要在幻想世界的台前幕后扮演多重角色。而扮演使得阅读得以进入经验。

最基本地,他要在作为导演为编剧(作者)幻想世界的文字草稿赋予图像。他需要想象气氛场景、人物外貌,以及最重要的:人物较为细致的心理活动。而想象心理活动使得读者主动代入某个人物。这个过程正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关于阅读的著名段落中所说:“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些新形态下的人物的举止和感情化作了我们自己的举止和感情,既然这些举止和感情是在我们的内心得到表现的,而且,当我们心情激荡地翻阅书中一页又一页的文字时,书中人物的举止和感情在我们的内心控制了我们呼吸的急缓和目光的张弛,那么,表面上

---

10 “快穿文”指主人公离开自己生活的世界,在同一小说中穿越到多个时空中,在每个世界中开展一系列活动后就立刻离开的网络小说类型。一般每一个时空都类属于常见的类型,可以使读者迅速了解这一世界的样貌规则。

的真实与否又有什么要紧呢？”<sup>11</sup> 代入又使得他成为了演员。阅读最有创造性的部分就在于：代入不同角色会获得不同视角，使读者甚至有机会摆脱作者的幻想世界创造出不同的天地。这恰恰是传统女性主义应对男权对文本控制的经典方法：小说改编的著名百老汇音乐剧《Wicked》之于《绿野仙踪》；简·里斯小说《藻海无边》之于《简·爱》，都是从被污名化的坏女人和客体化的好女人中发掘出被遮蔽的性别、阶级权力的典范。在网络小说《琅琊榜》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很多女性受众表示自己代入了反派智囊秦般若，欣赏她运筹帷幄的胆略、一心复国的赤诚、不做侧室的自尊。更有人专门开辟“穿越成反派女配/女二”的类型，借机智独立的女配之手打破公主王子童话背后的虚伪和将女性二元对立的污名化。多数读者会代入引起自身共鸣的人物，并主动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她要怎么做？”，从而模糊了自我经验和人物经验的界限。换位思考使读者形成了期待视野，并希望用小说发展加以印证。在这一过程中他又变成了审查官，如果一心代入的优秀女性最终接受渣男的追求，读者就会感到小说“三观不正”而“弃坑”（放弃阅读）。

从导演到演员再到审查官，一次完整的沉浸阅读体验和现实生活中的一番历练非常近似。新读者释卷时常有“到乡翻似烂柯人”之感，老读者则逐渐能够在不同的幻想世界之间跳跃、切换。阅读传统小说当然也有类似的体验，只不过对于女性读者，网络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深闺、厨房、爱人的臂弯

---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M]，李恒基，徐继增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89，87

之外更多的生成经验的领域：好莱坞的片场、帝王将相的高座、星际战舰、沙场、商场、官场、职场，当然也包括官场职场化了的内宅和后宫。虽然将网文中的信息直接拉进现实是不可取的，但是小说对于种种不同场景的展示、不同境遇的演习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读者的“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世界”（the world within reach）<sup>12</sup>。小说照亮了一些原本操纵领域之外的可能性，使之进入主体的注意范围，并通过向主体展示其部分的面貌：“看，成为一个领导者可能是这样的”、“遇到困境也许可以如此面对”等等来将它们纳入潜在的力所能及范围中，使主体有意愿和胆量通过不断尝试真正将其纳入操纵领域中，成为一名领导者或者走出人生的困境。

### 三、经验：照进自我也照进现实

网文阅读作为经验，并不仅仅停留于功利地针对外部问题的解决——这一层面的经验或多或少还有知识的意味；更关乎于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并进一步通过便利的网络互动在“主体间性”中帮助侪辈完成主体性建构。我们提起“建构女性”，总会想到朱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男性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强行建构<sup>13</sup>，然而在女频网文圈相对独立的空间中，以文本为工具，通过阅读的经验以及交流、反馈的经验，女性可以积极开展自我建构。

---

12 阿弗雷德·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302

13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网络这一发表小说的平台所具有的交互性，以及网文的大众性质对于受众参与的鼓励使得创作注定不是线性的、一次性的。通过使用语言提出建议、影响作者，读者也获得了自己的叙述性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sup>14</sup>，明晰了自我的价值取向。而网文的长创作周期，以及最根本的作者精神和经济上对于读者肯定的双重需求，使得作者也会参考评论区中支持率高的意见，或主动到晋江论坛碧水版等探讨创作的论坛征求意见，从而让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作品传播更广。例如作者会提问“女主说这段话会不会让读者讨厌”<sup>15</sup>等等，并据此修改小说；读者也会呼吁作者创造更自强的角色：“很多女作者写的女主把世界现实看得太高，完全没有自我目标……我实在受不了命运完全在打字的作者手里的感觉啊”<sup>16</sup>。读者的性别思考甚至会引领一时创作的风潮：在大量女尊、女帝、不要爱情只要权谋的小说扫荡女频之后，读者又普遍反映有矫枉过正之感，希望可以两相兼顾，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寻找真爱。于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甜宠文的出品量和关注度又大大增加——这不是轮流的风水又回到言情那么简单，比起传统言情过度浪漫化而又模式化的感情模式，甜宠更强调日常中对等的“互相”宠爱，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螺旋上升。除了直接影响原作者的写作，读者还会通过粉丝文本的再生产——同人写作来和原本形成一束意义域，构成存在于浩瀚的文本之间的共同经验世界。女

---

14 参见 J Brockmeier, DA Carbaugh.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1.

15 《想问一下女主说这段话会不会让读者讨厌？》，晋江论坛，<http://bbs.jjwxc.net/showmsg.php?board=17&id=391705>，2015-06-06

16 《对晋江女作者写的女主的一些胡说八道》，晋江论坛，<http://bbs.jjwxc.net/showmsg.php?board=17&boardpagemsg=2&id=216734>，2015-05-25

频同人写作和纯爱类型有大量重合，它们看似乱点鸳鸯谱，换言之却是在用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关系的人物为“道具”想象着不同的爱情模式，并通过代入在脑海中为自己，也为同人文的其他读者演习更多的爱情可能。很大程度上，网文的幻想就是这样在独自对着屏幕荧光的读者的主体间性中实现的。虚拟的网络和幻想的世界提供了某种青年女性亚文化俱乐部一般的空间。在这里，通过小说书写的女性的一切：生活、际遇、感情是她们自己经验、体味、尝试、讨论的焦点，而不是需要克制地释放的社会调味剂。在幻想世界中，她们被文字承载的自我建构是从自身需求出发，建构周遭世界最后又回到自身的过程。开启一个意义域、搭建一个幻想世界需要的浸润和投入的深度也使得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主体建构更加坚固。

自然，当这些女读者跳到现实生活的操作领域中，她们也将网络中建构起的自我代入了线下。又或许对于她们而言，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次元壁”本就是模糊的——网络阅读的经验已经构成她们经验图式的一部分；并且无论如何，一起分享、讨论、在主体间性中互相成就的作者、读者，以及那个网络女性俱乐部中凝聚的共识是真的。在晋江论坛上，就有专门开辟给女性书友探讨现实感情的“战色逆乐园”版，其中不乏很多关于家暴、家庭经济分配、离婚法律纠纷等复杂问题的求助和解答。“网络女性主义”就以这样部落化的方式介入了现实困境。其他留言区也到处可见关注女性生存际遇的帖子，诸如《港媒：内地越来越多高学历女性做全职妈妈》、《理性讨论，泥轰的女性职场情况到底如何？》等关于就业的讨论尤其热门。虽然发言时常带有网络语言常见的攻击色彩，但是网文酿就的“经验图式”让她们能够迅速捕捉问题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地

位、经济独立、个人选择到教育难题、社保、婚姻法等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讨论，还有男性参加这些话题。尽管如今“小粉红”一词的意义范围已经发生了扩大和转移，但最初指的就是这些聚集在晋江论坛粉红色页面上，往往表现出鲜明女性主义自觉的活跃人群。她们勾连着两个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并且，由于她们往往是活跃于各种论坛、社交平台的关键网络节点，网文的环境中形成的独特意识正在以这些姑娘为主体，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传播，并最终辐射向整个社会。

女性

# “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肖映萱



肖映萱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摘要：**日本社会畸形的性别隔离，使日本女性被幽禁在主妇的家庭空间之中，发展出一套针对女性受众的“女性向”消费文化。“女性向”传入中国大陆后，中国女性在网络提供的私密空间中，开始进行一种专门由女人写给女人看的“女性向”网络文学创作，并开展各种破旧立新的性别实验。其中，耽美从“强攻弱受”到“美攻强受”的攻受配对模式，破除了性别的刻板印象，发出“去性别本质主义”的呼声。这与网络公共空间中的“网络女性主义”殊途同归，共同探索着性别的另类可能性，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也解放了男人。

**关键词：**女性向，耽美，性别实验，网络女性主义

在网络出现之前，中国女性的性别认同探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如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所描绘的那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却迟迟没有出现。女作者心里始终藏着一位“男评委”，在与男性共享的土壤中，枝桠规规矩矩地生长，只能开出一朵朵温良解语的“白莲花”<sup>1</sup>。唯有网络空间出现之后，女性才真正把“男评委”挡在了门外。把男人赶出去之后，长久以来深埋在根须之下、专属于女性的浪漫激情，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孳生，向着天空张牙舞爪，孕育出五花八门的各色“奇葩”。从言情到耽美，正是这棵“女性向”之树节节攀升、开花结果的性别实验过程。

## 一、女性空间与“女性向”

---

1 参阅王玉王：《从〈渴望〉到〈甄嬛传〉：走出“白莲花”时代》，《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女性向”一词来自日语，写作“女性向け”，意为“面向女性的”、“针对女性的”。在日本，这个词诞生于1950年代<sup>2</sup>，指向一种将女性视作主要受众的文化消费。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建立起森严的性别秩序，女性的职场道路遭遇重重困境，尤其在结婚之后，她们大多选择回归家庭，生存在主妇的小小天地之间。无论是少年时代的女校时光，还是嫁做人妇后的婚姻生活，日本女性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男性是不在场的。2014年热播的日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的恋人们》向观众展示了日本主妇不为人知的一面：她们早上送走工作的丈夫、并完成当天的家务之后，可以有整个白天的时间去与其他男性维持婚外恋情。

日本社会的性别隔离，天然地为女性保留了能够过两种分裂生活的空隙，使日本女性因祸得福地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性别空间。“女人早就开始建构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了，只不过在（男人）的视界中成了死角”，“男人知道的，只是男人世界和男人在一起时的女人”<sup>3</sup>。妻子们不止可以过着双重的婚姻生活，更可以在丈夫缺席的空间里，以性别为中心结成趣缘社群，发展出专属于女性的文化娱乐。

早在1913年，日本宝冢歌剧团（Takarazuka Revue Company）就已经开始以全员女性的阵容组织歌舞剧表演了。在宝冢的舞台上，所有男性角色都是由女演员“反串”的，称为“男

---

2 1953年，日本第一部少女漫画《蓝宝石王子》（手冢治虫）出现，此后“少女向”“女性向”这样的漫画分类方式逐渐确立起来。

3 引自《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页。

役”。正因她们是专门为取悦女性观众而扮演的“男人”，这些“男役”在舞台上塑造出的男性形象，甚至比真正的男性演员更能满足女性的欲望。女观众不再需要男演员来充当欲望的对象了，她们开始自给自足，在“男人视界”看不见的地方，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自产自销链条。这种女性亚文化逐渐发展壮大，随之诞生了“女性向”的分类标签。

在中国，同样是二战结束之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性别秩序，通过国家政策的施行，改变着妇女的性别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妇女解放运动，高呼着“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使女性在获得了做“人”的资格的同时，失去了做“女人”的特权。女性被召唤走出家庭、走入社会，承担起“铁姑娘”和“贤内助”的双重社会角色。

日本畸形的性别秩序，阴差阳错地使女性得到了一个借以释放和满足欲望的私密空间，然而经历了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性被吸纳进社会主义阶级话语体系，成为一颗颗“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她们是革命的“女战士”、“铁姑娘”，无论是作为欲望客体还是欲望主体的一面，都是不被提及、不被承认的。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别话语开始松动。1980年代，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席卷大陆，女性关于性别、关于爱情的浪漫幻想，终于在文学作品中落地生根；女性的个人历史与私密体验，也开始在一些女作家奇观式的“私人写作”中得到展现。但社会主义的单位制度，使中国女性一直过着相对公共的私人生活，“男人视界”的窥视无处不在。即使是“琼瑶式”的港台言情小说，其出版、引进乃至影视化的全过程，都需要接受男性的审核与规训。

琼瑶小说的女主人公往往被刻画为最被男人世界需要、最

受男人喜爱的形象，她们温柔美丽、天真善良、莲花般纯洁、圣母般博爱（如《梅花烙》中的白吟霜、《还珠格格》中的夏紫薇）。这绝不是“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天然会追求的理想女性形象，而是当女作者时刻忌惮着那个隐形的“男评委”时，才会出现的趋向。一旦女性将男人从评委席上驱逐出去，这类女主角形象立即被冠以“圣母”、“白莲花”的讥讽称谓。虽然在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白莲花”的女性形象仍能占有“女神”的位置，但随着《后宫·甄嬛传》（作者流潋紫，2006年，晋江原创网）及后续一系列“宫斗”、“宅斗”、“职场”“种田”等类型中“反白莲花”作品的涌现，近十年来的“女性向”网络写作中，“白莲花”早已无立足之地<sup>4</sup>。

二十世纪末，日本的“女性向”分类标签与ACGN<sup>5</sup>文化一同传入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迅速普及。网络媒介的隐秘性和区隔性，起到了与日本的性别秩序相似的隔离作用，舶来的“女性向”在中国有了客观的生存条件。至此，中国女性终于也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在男人的眼皮底下，构筑那个他们看不见的死角。女人不再顾忌男人的眼色，关起门来YY，以“爽”为目的，释放欲望、纾解焦虑、自我疗愈。

一开始，“琼瑶式”港台言情与日本的耽美、同人，成为

---

4 “白莲花”经常与“圣母”连用，均用以形容和讽刺文学、影视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一类女性角色，她们柔弱善良，逆来顺受，毫无心机，同情心泛滥，对爱情忠贞不渝，总是无原则地原谅所有伤害过她们的人，并试图以爱和宽容感化敌人。两词亦可连用为“圣母/白莲花”。参见王玉王编撰“圣母白/莲花词条”，《网络文学词条见举要》，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5 ACGN，即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这几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的统称。参见高寒凝编撰“ACGN”词条，林品、高寒凝《“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二次元·宅”文化》，《天涯》2016年第1期。



大陆“女性向”网络文化最重要的参考资源。然而，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男女都一样”妇女解放思潮的洗礼，中国女性与被迫偏居一隅的日本女性，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性别意识和情感结构，何况“女性向”网络文化的主流受众——“网络独生女一代”，作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女继承人”群体，更是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力。她们与日本、港台的女性，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进入“女性向”的欲望空间之后，在欲望推进的过程中，她们一面探寻着女性的历史主体性，试图回答女人在成为大写的“人”之外，是否有成为“女人”的选项；一面打破传统的性别秩序，以两个大写的“人”，即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来想象爱情的另类可能性。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性别实验过程中，一个中国式的“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才真正被搭建起来。

## 二、从言情到耽美：突破“性别本质主义”

在中国，女性的确被赋予了一些与男性等同的权利，但她们在选择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的同时，又不得不兼顾“女人”的性别角色。社会的不同阶段，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女性在“人”与“女人”两种社会角色之间来回跳转，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双重的社会角色与生命体验，构造出双重的情感需求，女性既需要作为“人”在社会公共领域受到个人价值的肯定，又渴望作为“女人”得到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然而现实却是，她们一面被“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鼓励着积极上进，一面在与男性竞争的过程中，

不断被泼“读得好 /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凉水。

当网络一代的中国女性进入了互联网的“女性向”私密空间，便不再有与男人对话的必要了。比起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的声讨埋怨、口诛笔伐，女性更倾向在这里进行自我鼓励、自我嘉奖，兑现那些社会曾经许诺她们的奖赏。

最初，与宝冢的“男役”类似，在中国的“女性向”网络言情小说中，女作者们也是以满足欲望为目的，创造了一个个最能取悦女人的男性形象。然而，宝冢的“男役”女演员越是天衣无缝地扮演了男人，越是巩固了原有的性别模式，女性的欲望对象仍是“男人世界”设定的完美男性形象。而中国的“女性向”书写，却不曾止步于此。女作者们通过种种“设定”，试图打破“性别本质主义”，探索作为女性欲望对象的“男人”，以及加入了“女人”的半边天之后那个大写的“人”，是否有被重新定义的可能性。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指出，日本社会存在一种“女校文化”，女校生习惯在上下学的路上穿校服的裙子，到学校后换为更方便的运动服的裤子，而男女同校的女生则会一直穿裙子。这意味着“女装”成为一种性别符号，女学生是通过穿上“女装”才与“男人”有了差异性，从而成为“女人”。女校的女生必须无差别地承担日常的体力劳动，并在集体活动中发挥统率作用，她们会比男女同校的女生更晚地确认自己的异性恋身份认同<sup>6</sup>。中国的“女性向”网络空间，正提供了这样一所“女子学校”，在这里，女人们脱下“女装”，变得更接近“女汉子”，

---

6 参考《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第1版。

也更接近一个“去性别本质主义”的“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写男人与男人之间爱情故事的耽美<sup>7</sup>，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性别实验方式。

作为“女性向”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耽美也是在日本的女性空间中诞生的。在日语中，最早用于标识这类题材的词汇是“少年爱”，指代197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的一种专门描写美少年之间情感的漫画作品。日本的耽美，天然地与女性的男色消费和欲望满足密不可分——它不是写给同性恋群体看的同志文学，而是女性写给女性看的“美少年”之间的爱情叙事。日本女性的欲望满足模式，决定了日本的耽美书写很大程度上仍在巩固原有的男女性别模式，因此，日本耽美书写的两个男人之间，分出了“攻×受”这两种与“男×女”十分相近的性别角色，这与现实的男同性恋很少有事实上的联系，主要是女性想象出来的。攻受之分，不仅仅关系到二者在性行为中所处的位置，更隐含着一种恋爱关系中的性别权力结构。用于标识攻受的“×”符号是不可互逆的，“A×B”与“B×A”（如“君主×臣子”与“臣子×君主”）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模式甚至价值体系。

进入中国“女性向”空间之后，大陆原创耽美沿袭了日本的攻受之分，却不仅仅将它当作原有男女性别模式的复现。作

---

7 耽美，指的是由女性作者写作、以女性读者为预设接受群体、以女性欲望为导向的关于男性同性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中文的“耽美”一词源出英文词汇“aestheticism”的日语译名，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文坛的唯美主义文学。因为1970年代日本早期叙写男性少年间爱情的漫画追求唯美风格，这个词曾短暂地被日本出版商用于指代如今一般称作“Boys' Love”（简称BL）的类型。进入中文语境后，“耽美”一词成了这个文类最常用的名称。参见郑熙青编撰“耽美/BL/slash”词条，郑熙青、肖映萱、林品《“网络部落词典”专栏：“女性向·耽美”文化》，《天涯》2016年第2期。

者透过对男人与男人的爱情书写，看到的实际上是两个“去性别本质主义”的“人”的另类可能性。与其说耽美写的是两个男人，不如说是两个由女人扮演的“男人”或大写的“人”。

中国耽美女作者在文本中扮演的“攻”或“受”，不同于宝冢舞台上比“男人”还“男人”的“男役”，他/她们身上的“男性气质”与“女人味儿”所占的比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自1998年最早的一批耽美作者开始写作以来，大陆原创耽美的攻受模式，大体上经历了从“强攻弱受”，到“强攻强受”，再到“美攻强受”的转变。早期的“强攻弱受”与男女模式最为相似，除了没有胸之外与女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平胸受”，更像是女性刚开始摸索着扮演男性时露出的蹩脚破绽。积累了一定的模仿经验之后，女性很快就掌握了更像“男人”的演出方式，耽美的主流转向了“强攻强受”（简称“强强”）模式。然而多数时候，耽美的“强强”与塑造一个强大女主的言情“女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小受身上仍然保留着部分的“女性气质”，一些男女的固定性别定位被沿袭下来，如小攻主武力、小受主智力等。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使“平等”在女性的阅读经验中逐渐成为前提和常态，女人可以熟练地扮演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了。于是，一种新的性别模式——“美攻强受”开始进入耽美的性别实验场。

以2016年“美攻强受”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之一——墨香铜臭的《魔道祖师》（晋江文学城）为例，这部古代背景的架空奇幻小说，以魔道祖师魏无羡为核心人物，讲述了他重生之后解开重重谜团、洗脱前世的“魔头”罪名、并与正派道长蓝忘机终成眷属的故事。小说中，小攻蓝忘机容貌出众，“素衣若雪，气度出尘”，是个不折不扣的“美攻”；而小受魏无

羡是威震江湖的“魔道祖师”，堪称“强受”中的“强受”。

在此之前，从“强攻弱受”到“强攻强受”，不变的是“强攻”，耽美小说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强势、主动、孔武有力等“男性气质”为标准来衡量小攻。然而《魔道祖师》中的蓝忘机，却不是一个典型的“强攻”。他虽然会在魏无羡遭到名门正派误解、攻击、身受重伤之时挺身而出、不离不弃，照例承担起了小攻的守护者角色，却也同时是个恪守礼节的名门高士，不擅长情绪表达，在感情方面更是完全的被动，在与魏无羡的情感互动关系中，美貌的蓝道长常常处于被表白、被调戏、被撩拨的一方。

“美攻”的形象，并没有否定其“男性气质”，只是在这个评价系统之中，增加了一个看似更“女性化”的审美标准，从而把“美攻”变成了一个欲望客体。这一细微的改变，宣告了女性对那个大写的“人”的审美功能的诉求，为女性耽于“美”正名——她们有爱看“花美男”、成为“颜控”的权利。

而与“美攻”配对的“强受”，则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男性气质”。小说中魏无羡在感情方面是个彻底的主动派，直来直往、敢爱敢恨，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耽误他谈情说爱，因此被读者戏称为“撩妹技能 max”（即泡妞水平非常高超）。在扮演这样一个“男人”、小受的角色时，从小被当成儿子养大的独生女们，一方面可以像她们受教育时被要求的那样无限上升，甚至强大到以一人之力对抗世界，而不必担心被冠上污名化的“女强人”、“女博士”、“灭绝师太”等称号；另一方面，又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不必忍受主流社会对“女追男”设下的种种价值判断偏见，最终获得个人价值与爱情的双重圆满——在扮演“强受”时，“读得好/干得好”终于和“嫁得好”一样重要了。

“美攻强受”的设定，使小攻更加“女性化”、小受更加“男性化”了。其实攻和受作为恋爱关系中的两个平等的“人”，他们身上本不存在任何固有的设定，只是女作者们刚开始下意识地吧男女模式套用在了攻受身上。随着耽美性别实验的推进，这些僵化的属性一点点被抹除了，女性在耽美中扮演的那两个“男人”越来越“雌雄同体”，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

### 三、“女性向”性别实验与“网络女性主义”

“女性向”网络文学进行的种种以耽美为代表的性别实验，通过“攻受”等设定，破除了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刻板印象，颠覆了固有的性别秩序。这种“去性别本质主义”的实践，是在“女性向”的书写空间中，通过满足欲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直接宣告与外部秩序的对抗，而只是女人们关起门来进行的YY；但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成为“女人世界”的约定俗成，这些设定就可能孕育出冲破壁垒，与“男人世界”的性别秩序对抗的力量。

在“女性向”网络文学的革命路径之外，网络一代的中国女性，还在互联网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着“网络女性主义”的实践——她们并不重视女性主义理论建构，而是针对在网络上传播的一桩桩具体的性别歧视事件或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婚姻问题、财产问题等）迅速发表看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深度讨论及舆论影响力。

“女性向”的性别实验与“网络女性主义”的实践，可以看作是分别从网络私密空间与网络公共空间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两条相互缠绕的藤蔓，它们共同孕育了一种民间的、自发的女性主义文化。这种女性主义文化，不是国家政策的强制规定，也不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启蒙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潜移默化的。这种文化培养了一群网络时代的新型女读者和女作者，因此，它不仅在耽美的攻受模式中有所体现，更使言情作品的人物塑造发生了某种转向。

长久以来，言情小说很难合法地建立类似的“男弱女强”模式，对于女性读者来说，“男弱女强”毫无现实指向性，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戏性质的报复，即使有过“女尊男卑”的潮流，也如昙花一现般迅速消弭了。然而 2015 年末，根据同名小说<sup>8</sup>改编的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却捧红了一个受到无数女性观众热爱的“男性化”女主角“芃哥”。

《太子妃升职记》讲述了现代男青年张鹏穿越到架空的古代社会，成为太子妃张芃芃，并从太子妃一步步做到皇后、太后的“升职”历程。借助“男穿女”的设定，女主角张芃芃身上的“男性化”特质获得了合法性。在她还未能接受自己的“女人”身体时，张芃芃逛青楼、泡婢女，在网络剧刻意呈现的画面里，展现出与耽美男同性恋对应的“百合”女同性恋关系中“攻”的角色魅力。当她认同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后，则在与丈夫的互动中，表现得非常主动，同样“攻气”十足。

女性观众们爱的正是这样“撩妹技能 max”且“攻气”十足的女性张芃芃，双重性别的混合体，使她变得充满魅力——如果换一个性别，穿越前的张鹏就不再具有这种魅力。在这类

---

8 小说《太子妃升职记》（作者鲜橙）2010年8月开始在晋江文学城连载。2012年4月，纸质版《太子妃升职记》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同年8月，网络版正文及番外完结。

言情书写中，女主角不仅要升级、升职，还要会“撩汉”，还要撩“貌美如花”的汉子。如果说耽美是女性披着“男人”的外壳进行的一场 cosplay 表演，内部包裹的仍是“女人”的灵魂；那么通过不同性别角色扮演练习，女性已经能够熟练地在言情作品里，以“女人”的躯体，安放一颗“男人”的心。她们能够以“雌雄同体”的形态，在做“女人”和做“男人”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状态，以灵活的角度，去想象异于主流的男女模式。

“网络女性主义”通过揭示性别歧视的荒谬性，证明了女性的性别价值。而“女性向”的种种性别实验，则打开了女人对性别的想象空间，她们猛然发现：性别不是本质，“男人”和“女人”与“男性气质”和“女人味儿”不一定要划上等号，那个大写的“人”不一定得是“男人”，也可以是“雌雄同体”。

当女性读者从“女性向”的耽美或言情性别实验中获得了足够的阅读经验，当她们习惯了跳出传统的性别藩篱，去以“女性向”的边缘经验反观文本外部的主流世界，她们现实生活中的欲望模式和婚姻爱情观也必然会随之发生转变。“女性向”所表现出的女性主义意涵，于是与外部世界的“网络女性主义”实践相辅相成了：公共空间的“网络女性主义”直面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集合了一批兵不血刃的“女斗士”，而“女性向”YY所提供的抚慰和奖赏，则在无形中重塑了中国女性的精神世界，强大了“女斗士”们的内心。

这场女性主义革命悄然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着，网络一代的中国女性已经比前辈们走得更深、更远，一些原本以为不可动摇的界限开始动摇了。无论是“美攻强受”还是“雌雄同体”，这些“去性别本质主义”的实验，去掉了对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不仅仅对“女人世界”产生意义，更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解



放了男性。或许在这条道路的终点，我们可以用“人”和“人”而非“男人”和“女人”的身份，彼此尊重、彼此谅解，实现所有性别的共同解放。

穿越

# “木兰要当尚书郎”：“网络 独生女一代”重赋木兰辞 ——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

高寒凝



高寒凝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在众多以花木兰替父从军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动画的结尾处，往往乐于重现《木兰辞》篇末那个戏剧化的场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在这一时刻，花木兰换上女装，变回女人，象征性地终结她伪装而成的男性身份，亦同时终结与这一身份有关的所有责任与命运，甚至最终找到一位爱人获得情感归宿。这已经成为创作者与观众心目中，所能为这位女英雄安排的最为妥善的结局。正如许多言情小说、童话的末尾处那场盛大的婚礼一样，形形色色的花木兰故事也都不约而同地停留在了女主人公最为美丽且女性化的光彩照人的瞬间，而在这个瞬间之后，她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身处怎样的困境，则是不被关心，也不会被讲述的。

而网络小说《木兰无长兄》，却另辟蹊径，向读者展示了解甲归田之后的花木兰的生活图景。小说与“网络女性主义”的思潮相勾连，折射出独生女一代的现实处境，引发了对女性历史主体性的新一轮反思与追寻。

### 一、“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网络独生女一代”的现实处境

《木兰无长兄》的女主人公，是出生在现代的女法医贺穆兰，一次偶然事故，使她穿越到了年过三十，赋闲在家的花木兰身上，却不幸见证了这位女英雄生命中最暗淡的时光。再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武功赫赫，她以男性身份取得的“策勋十二转”，在她回归女儿身之后，全都成了无用之物。她开始被催婚，被迫与鳏夫、屠户之流相亲，天生神力又相貌平庸的她，在婚

姻市场上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从“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到“大龄剩女”、“被迫相亲”，这条无奈的生活轨迹，几乎与身为“女性向”网络文学主流读者群体的独生女一代完全重合，是她们生命经验的复现。

在《木兰辞》中，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缘由被描述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上无兄长，弟弟年幼，这是花木兰的苦衷。而当下的独生女一代，从降生之日起，便注定会为她们未曾出生的兄长和永远不会出生的幼弟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一个没有男性后代的家庭里，为了在父权制的财产所有制之下守卫家庭财产，唯一的女性后代有时会代偿性地担当起男性后代的责任。因此，在独生女家庭中，传统多子女家庭所袭用的性别分化的家庭教育模式也逐渐开始崩溃。独生女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鼓励学习家政技能和“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做准备。反而被鼓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升学和就业竞争中，与他们的男性同龄人争抢资源。

就这样，缘于某种时代的偶然性，一大批独生女从幼儿时期的家庭教育开始，即被塑造为精神和谋生技能双重意义上的女扮男装的花木兰。而讽刺的是，当她们终于成为了合格的儿子，却并不会因此赢得应有的赞赏，反而忽然间被期待再次变回女儿，“换上女装”，去相亲、去嫁人，重新从婚姻中，寻找身为一个女性的价值感来源和最终归宿。

这种怪异的生命经验，凸显出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与评判标准作用于每一个独生女个体时所引发的剧烈冲突。当她们被要求成为儿子时，学业与事业的成就是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但不幸的是，她们同时也是身为女儿身的儿子，于是婚姻的质

量又构成评判她们人生成功与否的终极标准。

建国初期，中国女性也曾在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层面，被赋予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感召下，她们纷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不亚于男性的成就。却最终陷入了不“扮演男人”，不遵从男权社会的规则就无法证明自我价值的“花木兰式困境”。同时，她们在社会生活层面的成功也遮蔽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全方位地承担主妇职责，经营婚姻生活，及为此而付出的远超出她们配偶的心血与努力。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婚姻幸福终究仍是她们最核心的价值感来源。这次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虽以简单粗暴却卓有成效的方式打破了既有的性别秩序，却注定是一场不够彻底的、未完成的革命。

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网络独生女一代”与建国初期的女性不同，她们并非被忽然赋予了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机会，而是从她们年幼时，就被刻意教养为男性，身处男权社会的规则之中而游刃有余。同时，她们也是家庭财产的唯一继承者和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不需要被男性奉养便足以安身立命，这使得婚姻在她们的生命中再也无法成为一种价值感来源和必需品。

于是，当花木兰的故事被再一次重述，它所面对的受众——独生女一代，虽然似乎仍旧深陷“花木兰式困境”，但这一困境的具体内涵与建国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被迫抹平性别差异成为男性”转移到了“被迫将婚姻作为价值感最终来源”。这一点，除在《木兰无长兄》这部作品中有所体现之外，近年来“女性向”网文中“女扮男装”、“从军”题材的悄然流行，也是这一思潮的最佳佐证。同时，在“女性向”

网文的发展史上，亦可梳理出一条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反思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的创作脉络。

## 二、“谁说女子不如男”：“女性向”大历史写作与“妇人之仁”的社会价值建构功能

不愿将婚姻生活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来源，也就意味着，独生女一代中的许多个体，都渴望在婚姻之外，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而以独生女一代为主要创作者和主流受众的“女性向”网文，由于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网络环境中，逃离了现实中的性别秩序和男性目光，自然而然被视作一处绝佳的试验场，为拓展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女性向”网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类似的尝试曾零星浮现于某些职场小说（如《杜拉拉升职记》）之中。而在“女性向”历史题材小说（或可称为“女性向”大历史写作）里，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则较为清晰地呈现为一条反思与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的脉络。《木兰无长兄》正是这一创作脉络中的集大成者。

这条脉络源自以沧月、步非烟等作者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女性作者群的创作。她们一方面继承了港台新武侠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身为女性的她们，必然比男性作者更有意于描写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创作大多采用架空历史或创世的设定，因而不必刻意遵循某种作为既定历史事实的社会性别秩序，并能够不动声色地为女性在历史舞台上

的活跃预留出空间，而不必解释原因与条件。因为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已默认了在这一特殊的时空中，女性介入历史、与闻国政的合法性。在热播电视剧《琅琊榜》的同名原著小说（起点女生网，2006）中，多位女性角色以将军、谋士、官员的身份，身着女装上阵杀敌、出入朝堂而面无异色，便有赖于这部作品的架空历史设定。

作为这一创作脉络的延续，“女尊文”随即兴起。借助架空历史或创世的设定，作者有权力自行设计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包括性别秩序、婚姻制度等，能借助各种颠覆性的想象，构架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在“女尊文”的设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天然地高于男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男尊女卑”而是“女尊男卑”。“女尊文”的代表作《山河赋》（晋江文学城，2009）就花费了很多笔墨设计作品中的各种社会制度。例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虽然文字、服饰、器物等都很接近古代中国，但家族继承实行嫡长女制，婚姻制度允许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所有平民不分性别都享有受教育权。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必然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婚姻。

然而，这种颠倒阴阳的设定，无非是将原本的性别秩序逆转过来，将女性写成男性，男性写成女性。矫枉过正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反而更加妨碍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自我价值实现进行真正有建构性的思考。女尊文的创作者们，也迅速地意识到在这种女尊男卑的设定里，男性所受到的压抑和不公正对待。

这次尝试，与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通过一种前置的设定强行为女性介入历史、步入朝堂提供

合法性，与通过政令和法律强行宣布男女平等，都只是一种由外而内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解放。女尊文所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无法真正建构和想象出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以及这样的社会形态在形成的过程中，如何整合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将男女两性的权利秩序颠倒过来。

于是，这条以反思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为目的的“女性向”大历史写作潮流很快就因遭遇瓶颈而逐渐沉寂下来。

《木兰无长兄》的创作，正是延续了业已衰微的“女性向”大历史写作脉络，并尝试为解决这一创作脉络面临的困境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

在小说中，穿越为花木兰的现代大龄剩女贺穆兰获得历史主体性的途径，是重走从军路，积累军功。“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通过严格遵循男权社会的秩序与规则，像一个男人一样拼死战斗，她获得了皇帝拓跋焘的信任。但故事进行到此，不过再次陷入古老的“花木兰式困境”，似乎女性在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只能通过“扮演男人”来实现。

直到贺穆兰用男性的方式拼杀到顶点之后，她身为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穿越者的独特视角及平权思想，才终于得以凸显出来。贺穆兰身处的北魏时期，国策是“以武立国”，府兵制则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套充满男性话语的政治体制之下，许多创痛被赫赫战功掩盖，伤疤变成了光荣。“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军户意味着荣耀，但一道不容违抗的军书也可能制造又一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或又一个被逼上战场的老弱残兵。而身为女性的贺穆兰，却能凭借她的“妇人之仁”，凭借由她性别所赋予的天然的“弱者视角”，清楚地看到鲜卑军户



世代从军悍不畏死的精神传承背后，那些被遮蔽的破碎家庭的生存境遇。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这种“妇人之仁”的价值建构作用越发变得举足轻重，这不是假惺惺的“圣母”做派，也并非缘于懦弱与恐惧。她是战场上的王者，亦心怀母性与慈悲，北魏虽大，却只有一个贺穆兰，能一边抚恤失去亲人的孤儿们，一边反思支撑着这场战争的整套军事制度。

在小说的最后，贺穆兰受皇帝拓跋焘的指派，重新确定军籍，彻查军户，同时摈弃对汉人、杂胡人的民族歧视，吸纳鲜卑人以外的军户，大力改革府兵制。她除了“扮演男人”之外，终于领悟到如何运用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去化解一个男性化的制度之中隐藏的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看，贺穆兰其实同时具备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她用自己男性的那一面获得了历史主体性，却又用独特的女性经验，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替代，证明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存在的合法性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惟其如此，女性才不会成为可有可无的，只有通过“扮演男人”才能介入历史的空洞的能指。这也正是针对过往女尊文创作中的遗留问题，所进行的某种尝试性解决。

在小说中，作者将花木兰设定为维系北魏国运的关键人物，并将决定国运的关键节点，设置在了“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那一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由于花木兰选择了“不用尚书郎”，辞官回家，因而导致了北魏国运的衰亡和一系列社会动乱。直到她的肉身被穿越而来的贺穆兰占据，并被道士寇谦之送回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时间点，重走从军路，继而领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又一次经历“可汗问所欲”时，选择了“木兰要当尚书郎”，这才将整个历史的走向，导向了

更加光明的未来。

天下气运，系于一身，这样的剧情看似荒谬，但它所隐喻的，其实是以“花木兰”为共名的千千万万女性，在充分运用她们的天赋能力与独特的女性经验，实现她们在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之后，所能够释放出的扭转乾坤的能量。

### 三、“安能辨我是雌雄”：“女性向”网文的性别革命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女性向”网文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和它直面女性现实生存境遇并寻求解答的不懈努力。然而，“女性向”网文与1980年代后期在新启蒙与现代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的“女性文学”概念及1990年代以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之间，却并无传承关系。作为一种商业导向的文化消费品生产，它所继承的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地区广为传播的，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一系列大众流行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的传统，如港台言情小说、日本少女漫画、东亚各国各地区出产的偶像剧等。

在过往的偏见中，商业导向的、消费主义的大众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指向对于刻板的庸俗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秩序的附和。在“女性向”网文的创作中，确实存在大量符合这种商业逻辑的作品及人物形象。然而与此同时，具有女性主义倾向、性别观较为进步开明的作品同样数不胜数。事实上，本文着重讨论的作品《木兰无长兄》，恰恰是这个商业生产机制中遴选出来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与伴随独生女一代出现，并与“女

性向”网文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现象，“网络女性主义”有着很大的关联。

在“网络女性主义”兴起之前，中国尚不曾发生过独立、自发且全面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对于建国初期的那一代中国女性来说，她们获得的解放是未完成的，她们的女性话语与女性身份也被强行抹去，隐匿于不可见的家庭生活之中。198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译介，精英知识阶层开始在理论层面讨论各种性别议题，但这种讨论却并未延伸出具体的妇女权利运动。直到1990年代以后，消费文化兴起，女性作为重要的受众群体，也被卷入其中。

到了独生女一代，如前文曾论述过的那样，这一代人正时刻体验着无比撕裂的性别经验。在“大龄剩女”的污名之中，在新《婚姻法》的剥削下，在就业歧视与无数要求女性重回家庭的舆论中，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挤压，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女性主义实践和讨论已无法回避。而这种实践和讨论很大程度上难于以实体的形式存在，网络舆论场便成为了最理想的言论空间。

“网络女性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话语机制往往并不明显地涉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或建构，但却具有很强的“网络性”。在“网络女性主义”的诸多类型之中，最常见的一类便是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网络讨论。围绕着层出不穷的新闻话题，网友们生产出大量符合网络的媒介特性，又含有一定女性主义视角的网络短评，不断地揭露、戳穿日常习见的性别歧视与偏见，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用户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女性主义科普。还有一类“网络女性主义”则善于通过创作绘画、剪辑视频，用美好的视觉体验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如2016年4月风靡

网络的《性转建国大业》，就利用数十位演员在多部影视剧中的影像片段，辅以配乐及文字说明，剪辑成了一部“男性历史人物都由女演员扮演，女性历史人物都由男演员扮演”的性别逆转之后的中国近代史。用极具冲击性的女性之美，将历史重述为存在更多可能性与颠覆性的“her story”。

而“女性向”网文和“网络女性主义”处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之中，共享着同一批参与者，即独生女一代。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信息和话语资源的沟通与交换。恰好在《木兰无长兄》连载之中和之后，网络空间中也悄然兴起了一场挖掘被埋在历史中的杰出女性的运动。如2015年陆陆续续出现的对辛亥革命前后妇女运动领导人史料的罗列，及2016年初对二战时期后方女程序员们卓越成就的挖掘与复现。这些“网络女性主义”的热帖与“女性向”网文中反思女性历史主体性的创作脉络相呼应，同时也为独生女一代探索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支撑。

互联网的普及为“女性向”网文和“网络女性主义”提供了发表平台与言论空间，“女性向”网文则为“网络女性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时代的因缘际会中，它们与独生女一代相遇，成为承载独属于这一代人的欲望、价值、深情与理想的容器和培养皿，并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中生长出过往几十年、几百年也未曾生长出的强大而坚定的女性意识与平权思想。因此，在此时此刻，也惟有在此时此刻，回望来时路，重赋木兰辞，又何须再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要当尚书郎，千千万万的花木兰们，更有属于她们的星辰大海。

1.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80后”成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1980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引进第一部国外动画《铁臂阿童木》，“80后”也成为了能够看着日本动漫长大、具有网络“宅”文化属性的第一代。此后的“90后”乃至“00后”，都是网络时代的独生子女。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至此结束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时代。“80后”“90后”和一部分“00后”都可算“网络独生子/女”一代。

2.《木兰无长兄》，作者绞刑架下的祈祷，后改名为祈祷君。该小说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连载于晋江文学城，共320万字，连载期间一直在网站的权威榜单上名列前茅，深受读者欢迎。实体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描写了来自现代的大龄剩女贺穆兰，穿越到赋闲在家的女将军花木兰身上，耳闻目睹北魏时期的民生疾苦，在思考个人的性别、身份与责任的同时，逐渐领悟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最终勇敢地离开家乡走向朝堂，为改革军制、守卫家园而努力的故事。

3.根据国内最大的“女性向”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官方数据，该网站女性用户的比例为93%，18~35岁用户比例为84%。另一个重要的“女性向”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小说网的官方数据则显示，该网站90%以上的用户是18~35岁的女性。其他“女性向”文学网站虽无可查的数据，但用户结构也大体类似。考虑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9月，而拥有电脑、智能手机等阅读网文所必需的工具也意味着，这样的用户更多地来自于较为富裕的城市地区，综合以上数据和信息，基本可以将“女性向”网文的主流受众描述为“独生女一代”。而“女性向”网文萌芽于本世纪初，也恰恰是独生女一代渐渐长大成人，开始具备消费能力的时期。

4.参见戴锦华《涉渡之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第5~11页。

5.“女性向”网文中的所谓“历史题材”，既包括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也包括以历史资料、素材为基础构建的架空历史世界。

6.这批作者目前虽然常以纸媒作者的面目出现，但在创作生涯的早期，都曾在榕树下、清韵等网站连载作品，重要的代表作也几乎都经历过从网络连载到线下出版的过程。她们不仅是最早的一批网文作者，也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网文作者。

7.即以少量历史资料为基础，创造出一个与现有历史时空有一定相似性的新的历史时空的设定。

8.即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大陆的整套设定。2002年之后，受《魔戒》等作品的影响，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创世风潮，其

中较为著名的创世设定包括九州世界设定，及以沧月等人为主创的云荒世界设定等。

9. 根据《社会科学大词典》中相关词条的描述，府兵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役制度。起源于北朝西魏大同年间(535—551年)。在这种制度下，军士另立户籍，叫做军户，平日务农，农闲时受训练，服现役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战时政府下令征集，交大将统率。战争结束，将归于朝庭，兵归于兵府，有利于防止大将专兵集权。到了唐中后期，实行募兵制，府兵制便逐渐瓦解了。

10. “网络女性主义”，是近年来在网络空间中萌发并以网络为平台，或针对具体的性别歧视事件和女性生存困境（如婚姻问题、女性财产权问题等）迅速发表看法、形成一定规模的深度讨论及舆论影响力，或通过文艺创作传递女性主义价值观，但通常并不重视理论建构的一种女性主义实践。而“网络女性主义”不仅与“女性向”网文处在一个共同的网络空间之中，其主要参与者和“女性向”网文的读者一样，是35岁以下对互联网有一定依赖性的女性，与“独生女一代”重合度很高。

穿越

# 从虐恋到甜宠：“女性向” 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王玉王



王玉王  
博士在读。现居北京

2015年，“甜宠”化潮流席卷了“女性向”网络文学的几乎所有文类：修仙文与现代言情文分别从“虐恋文”和“霸道总裁文”转向了“甜宠文”，耽美文在只“撒糖”（指男女主人公的甜蜜互动）不“插刀”（指虐身或者虐心的情节）的温柔恋曲中甜出了新高度，古代言情文则从“宅斗”“种田文”中重新发掘爱情的踪迹。乍看起来，“甜宠文”似乎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言情模式的延续，其实却是逆转——原本高冷、霸道的“面瘫”男主，变成了外表强大，内心却或“忠犬”（指对待爱人如犬一般忠诚、温柔的人物特质）、或“人妻”（指如妻子一般很会照顾人的人物特质）的“护妻狂魔”——这一变化，使得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彻底背离了那种男强女弱，男性占绝对主导的爱情模式，转向一种男女平等的“互宠”关系。与此同时，“女性向”网络文学中的“丛林法则”世界观也开始“触底反弹”，反抗强者逻辑、重建道德体系成为了“甜宠文”潮流之中的另一重要尝试。“甜宠文”以前所未有的温柔世界和甜蜜爱情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在高度依赖于设定的架空世界之中，重新构筑了爱与正义的理想世界。

## 一、“甜宠”：基于设定的完美世界

2015年热播的电视剧《花千骨》<sup>1</sup> 使得以其原著小说《仙侠情缘之花千骨》（Fresh果果，2008，晋江文学城，以下简称《花

---

1 《花千骨》：改编自网络小说《仙侠奇缘之花千骨》的电视连续剧，由慈文传媒集团制作并发行，林玉芬、高林豹、梁胜权联合执导，霍建华、赵丽颖领衔主演，2015年起播出。



千骨》)为代表的师徒虐恋文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在《花千骨》的故事中,师父白子画是仙界之首,法力高强、一心卫道,机缘巧合之下收得懵懂无知的小女徒花千骨抚养教导,二人在相处之中渐生情愫,却又因人伦禁忌而不能表明心迹。

花千骨对于白子画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信仰、敬畏与崇拜。花千骨终其一生仰望着白子画而活,无条件地信任、维护白子画,不计回报地牺牲自我、付出一切。2008-2010年间,这种不平等的爱情关系尚可以假师徒之名而在“女性向”修仙文中畅行无阻:花千骨的卑微与顺从因她徒弟的身份而显得合情合理,白子画的冷漠与高傲则在师徒之间的人伦禁忌中被合法化。但到了2015年,“女性向”修仙文已然彻底走上了“甜宠”道路,如《我家徒弟又挂了》(尤前,2014底-2015年在起点女生网连载,以下简称《徒弟》)一文中的男女主人公同样是师徒关系,却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阻碍地相恋相守,日日“撒糖”“秀恩爱”(以男女主人公间的言行互动展现爱情甜蜜)。

在《徒弟》中,从现实世界穿越而来的女汉子祝遥成为了玉言上神的亲传弟子。玉言看起来是个“禁欲系”(外貌清淡高雅,个性沉默内敛,情感克制的男性)“男神”,但实际上却是个“人妻”属性满点的家务小能手,丝毫不会伪饰、掩藏自己的心意。因而玉言与祝遥的爱情诸事顺遂,没有重重顾虑,没有欲言又止,没有误会冲突,没有彼此伤害……玉言与祝遥坦诚相对,彼此信赖,互为依靠——这不仅仅是一个师父(男人)宠徒弟(女人)的故事,它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徒弟(女人)宠师父(男人)的故事。

“甜宠”之“宠”,总是指向“互相宠爱”,尤为强调爱情双方的人格平等,对于《花千骨》而言无法跨越的师徒尊卑,却在《徒弟》中轻而易举地瓦解了。这种转变是通过设定实现的。

在《徒弟》中，师徒关系不再包含伦理内涵，而是彻底扁平化为一个设定，拜师与收徒，就如同一个强制生效的契约，保证了玉言与祝遥永恒的、排他的、不可解除的亲近关系，保证了二人可以且必须在日日相处中教学相长、互相扶持、共同前进，从而成就了一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对于在现实生活的爱情、婚姻之中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性读者而言，甜宠修仙文以设定架空现实，营造了一方理想爱情的异度空间，让她们得以浸润其中，在男女主人公的甜蜜日常中自我宠爱，在抚慰现实焦虑同时重新熟习于平等、坦诚的爱情关系。

甜宠修仙文的另一特征是对“丛林法则”世界观的质问与反叛。《花千骨》的写作时期，恰恰是“女性向”修仙文中“丛林法则”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在《花千骨》中，所谓天下苍生，不过是包裹在强者为尊逻辑之外的一层糖衣。白子画满口天下苍生、礼仪道德，但归根结底，他之所以可以永远高高在上，主宰花千骨的生死命运，也不过是因为他拥有花千骨望尘莫及的法力。直到花千骨获得洪荒之力，拥有了与白子画比肩的力量，白子画才终于开始顾及花千骨的所思所想，开始被迫正视那一份有违人伦的爱情。到了《以舞入仙》（袁缘，2010，起点女生网）、《邪王追妻：废柴逆天小姐》（苏小暖，2013，云起书院）等小说中，则连天下大义的借口也褪干净，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成为了“女性向”修仙小说中唯一可信的世界观。《徒弟》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一篇旗帜鲜明的反“丛林法则”小说。

祝遥曾对玉言说：

大家都说修仙……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仙之一字，不应该是所有修者心中最美好的梦想吗？那理应是人性中最完美和柔软的部分。可是……大家都说修仙之路是一条血路……从血路里走出来的仙道，会完美吗？……

弱肉强食，排除异己，真的是唯一成仙之道吗？<sup>2</sup>

祝遥所批判的“弱肉强食，排除异己”恰恰就是此前修仙文中默认的基本规则，祝遥所声讨的是她所所处的世界，同时也是此前所有“女性向”修仙文共同尊奉的生存法则。在此后的故事中，祝遥也践行了自己的信念，常怀善念，尊重生命，赏罚分明，而这便是祝遥可以重建诸界秩序，将一方天地从灭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根本原因。祝遥之所行，恰恰构成了对于“女性向”修仙文道德绝境及其转向的一种隐喻。《徒弟》试图通过祝遥这样一个穿越者重新划分修仙世界中的善恶界限，让道德与正义照亮仙途。

《徒弟》中的反“丛林法则”同样是通过设定实现的：在故事中，现实世界的程序员祝遥自带系统穿越到了修仙世界，以副本的方式修补修仙世界中的漏洞。一方面，所有漏洞都被设定为是因为人心的自私与阴暗而造成的，这就先在地规定了反“丛林法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祝遥每次死亡都可以重生，既没有求生压力，也没有利义煎熬，自然不必在种种生死抉择之间向暴力俯首称臣。通过这样的设定，祝遥成为了一个令人信服“三观正”的好姑娘。

“甜宠文”，这种高度依赖于设定的、注重平等化与日常性的、反对“丛林法则”世界观的新型爱情叙事在“女性向”各个文类之中同时产生绝非偶然：一方面，在“二次元”<sup>3</sup>文化

---

2 见《我家徒弟又挂了》第一百一十六章“师父再见”。

3 二次元：既可以用来指称ACG（动漫、游戏）所创造的二维世界，也可以用来指称ACG爱好者或者由ACG爱好者构成的亚文化社群，还可以用来指称ACG及相关产业所形成的文化产业链条。此外，在宽泛的意义上，“二次元”还可以泛指受到ACG文化影响的各种网络文化。参见林品编撰“二次元”词条，林品、高寒凝：《网络部落词典之一：“二次元·宅”文化》，《天涯》2016年第1期。

的影响之下，基于设定的叙事方式已经在网络文学领域内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在关于两性、婚姻关系的主流社会话语趋向于保守的同时，一些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声明和主张开始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分享。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男权强化所造成的挤压刺激了网络空间中女权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当现实试图去限定“女性应该如何”、“婚姻只能如何”时，“甜宠文”却以“屏蔽”现实为代价，书写自尊、自由的女性，平等、理想的婚姻，以及人生本该拥有的无限可能。

## 二、藤蔓双生：爱情神话与“丛林法则”

对于“女性向”网络文学而言，爱情观的发展过程总是与世界观、价值评判体系、道德诉求的整体性变动紧密缠绕：2008-2010年间，在对启蒙精神的普遍怀疑之中，爱情作为最后一个可信的启蒙神话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神圣力量。《花千骨》等“虐恋文”中的爱情充满了禁忌、误解与阻碍，而一切困顿苦痛、磨难纠葛最终都是为了证明爱情具有超越一切、永不磨灭的力量。无论是生死轮回还是天下苍生，都不及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来得感和重要，整个世界坍塌为两个人、一场爱。爱情力量的无限膨胀实际上是其他价值普遍失效的后果，看似无往而不利的爱情背后，有的只是价值的虚无。爱情本身的合法性并不能脱离整个启蒙框架而成立，因而恰恰是在对爱情神话的渲染达到顶峰之时，“丛林法则”逐渐突显为唯一可信的世界观，而爱情本身则从其内部土崩瓦解。

2011年之后，新的平等爱情以“丛林法则”中的等价交换

原则为依托，从利益联盟关系中重新生长出来<sup>4</sup>，并在2015年开启的“甜宠文”浪潮中反哺整体性价值体系，超越“丛林法则”，以尊重生命和个体自由为中心，重新为作品内部世界立法。在“女性向”修仙文中，这种爱情观与价值体系的缠绕表现得最为清晰：

一方面，目前“女性向”修仙文所普遍采取的世界设定包含一套严格的修炼升级体系，这是一套为天地万物赋值的系统，个人能力与外物价值全部可以兑换为数值进行比对。这就使得“丛林法则”世界观在修仙世界中以最直白、最彻底、最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在2008-2010年间，这一套赋值系统逐渐引入“女性向”修仙文之中<sup>5</sup>。“丛林法则”世界观也就在此时伴随这一套赋值系统逐步主宰了“女性向”修仙文。因而在《花千骨》等文中，爱情关系对绝对力量的推崇是与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相辅相成的。同一时期，现代言情类网络小说中正值“霸

---

4 自2011年左右起，女主人公长于炼丹、炼器或符箓等技能，男主人公长于修炼成为了女性向修仙小说中的流行设定【代表作品如《极品女仙》（金铃动，2011，起点女生网）《娥媚》（峨媚，2012，起点女生网）等】。炼丹、炼器与符箓是修仙小说中比较特别的职业，获得这些职业能力往往需要特别的天赋或者传承，且职业能力升级往往不与战斗能力相挂钩，也就是说，一个高等级的炼药/炼器/符箓师有可能并不具备足以自保的武力，而反过来说他所炼制的丹药/法器/符箓又是修仙世界中必不可少的稀缺资源。这就使得长于炼药/炼器/符箓的女主人公与长于战斗的男主人之间建立稳定的互利关系成为可能——女主人公辅助男主人公修炼，男主人公保护女主人公安全。长期稳定的互利联盟关系，为男女主人公之间培养互相信任、互相依赖的爱情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女性向修仙文中对于爱情平等性的强调最初便是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开始的。这种爱情平等观衍生于一种无用即见逐的危机意识，衍生于“丛林法则”之下赤裸裸的利益等价交换关系，它不基于任何崇高价值，而是从道德的最低端生长出来，这是一个依据现实生存理据重建道德的过程。

5 在《仙侠奇缘之花千骨》、《囡囡圣女修仙记》（杜蓝，2008，起点女生网）、《喵喵》（橘花散里，初连载于晋江文学城，2009年12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重紫》（蜀客，2010，晋江文学城）等作品中均可以鲜明地看到赋值系统从无到有的过渡性的特征。

道总裁文”流行未艾，“霸道总裁文”与修仙“师徒虐恋文”遵从极为相似的爱情模式——有钱有权的强势男主忽然君临一个平庸懦弱的女主人公的整个生活，以霸道之爱俘获女主芳心。但由于“霸道总裁文”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往往过于狭小，很难从中窥见某一种特定价值体系的运转，故而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只能从爱情关系逆推其强者逻辑，而无法直接看到两者之间的渗透、参照关系。

另一方面，“女性向”修仙文相对于现代言情、古代言情等文类而言具有更高的幻想性，更容易脱离现实主义逻辑，在架空世界中抽象并贯彻关于世界及道德、情感、法律、命运等诸要素关系的理念。因而，当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古代言情小说中爱情已经穷途末路，不得已转向不要爱情的“宫斗”、“宅斗”、“种田文”时，修仙文仍旧能够将只在并尚在理想中存在的伟大爱情讲述为动人心弦的神话，直到爱情的无功利性在文本的内部与“丛林法则”世界观发生逻辑冲突，爱情叙事才终究宣告破产。对于“宫斗”、“宅斗”、“种田文”而言，爱情神话的破灭是对女性现实生存境遇的折射，而对于修仙文来说，爱情的消亡则意味着即使在纯粹的理念和逻辑的层面上，爱情所具有的超越性力量也无法再在当代人的价值、信仰体系中存身。2015年，爱情叙事在“甜宠文”浪潮中甜蜜回归，但这时的爱情已经永远退去了神性的光环，失去了救赎的力量，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情态，以及日常性的温馨点缀。

### 三、润物无声：后浪漫史的爱情符码

《花千骨》中的爱情，是波澜壮阔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故事从花千骨降生，成为白子画生死劫的一刻开始讲起，到男女主人公终于超越重重阻隔，相伴飘然江湖的一刻结束。这是一个典型的浪漫史式爱情叙事。安吉拉·麦克卢比在《〈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的意识形态》<sup>6</sup>一文中以《杰姬》杂志中的爱情小说为例，详细阐述了这种浪漫史爱情符码：浪漫史“更多地等同于一些伟大的时刻，而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sup>7</sup>，它一方面许诺永恒，另一方面却又以激动人心的伟大瞬间为核心；浪漫史总是专注于“对狭窄且有限的情感的世界的关注”，“从不尝试去填充社会事件或背景”<sup>8</sup>；浪漫史中的爱情是无欲望、无身体的，浪漫史符码总是“整齐地取代了性代码”，在浪漫史叙事中男性“并不是性的对象而是浪漫的对象”<sup>9</sup>。这些特征使得浪漫史式的爱情故事更像是一种来自于男性的“训诫”，而非女性对于自身的讲述：它以神圣、伟大、纯洁、耀眼的爱情压抑了女性的其他一切可能性，将爱上一个男性塑造为女性的唯一价值，在爱情达到顶点的伟大时刻标记终结，以关于永恒的虚假许诺遮掩了爱情修得正果之后的复杂生活场景。在《花千骨》中，当这种男权话语被转移为女性自我书写的方式，“虐”便成为故事中的核心爽点，白子画以爱之名施加在花千骨身上的种种折磨，或许恰恰映射出男权逻辑之下女性作者、读者幽

6 安吉拉·麦克卢比：《〈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的意识形态》（《亚文化读本》，陶东风，胡疆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03月，p219-265）

7 安吉拉·麦克卢比：《〈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的意识形态》（《亚文化读本》，陶东风，胡疆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03月，p232）

8 安吉拉·麦克卢比：《〈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的意识形态》（《亚文化读本》，陶东风，胡疆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03月，p232）

9 安吉拉·麦克卢比：《〈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的意识形态》（《亚文化读本》，陶东风，胡疆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03月，p237）

隐的受虐心态。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浪漫史符码又有其特殊性。自新时期伊始，爱情叙事便在伤痕文学中被组织为一种“反叛的话语”，代表着“个人的天空、人性的领地”<sup>10</sup>。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等作品中，爱情被刻画为无欲望的纯洁之爱，成为了重新高扬的启蒙精神的代表与象征。在这里，爱情不是面向未来的生活期许，而是面对历史的控诉与抚慰，它以一种弃绝自身的献祭姿态获得了合法性，也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悲情政治想象。随后，当对于启蒙精神的普遍质疑接踵而至，爱情神话却以“虐”的形式在网络文学中得以继承，这与网络文学发展早期接续“文青”传统的理想不无关系。于是，在这个启蒙价值普遍失效的时代，爱情在“女性向”网络文学中便成为了最后的理想与救赎之地。无论是在修仙“虐恋文”中，还是在现代言情“霸道总裁文”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个单纯而平凡的姑娘执着地仰望爱情，百死不悔，虽败犹荣，并将这当做她生命中最闪耀的丰碑。这样故事反反复复地传递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多么平凡的姑娘，你都有资格表达爱与追求爱，有资格获得爱的回馈。当一切价值信仰都变得可疑，而唯有爱情仍旧高洁；当日益原子化的社会迅速解离了原本复杂的人际互动，而唯有爱情尚可以超越孤独；当高度分工的碎片化社会剥夺了人们的历史感与社会参与感，而唯有爱情尚可以成就一段传奇，这种关于爱与被爱的许诺无疑就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安慰与奖赏——每个人平凡的生命中至少都还能够期许一次超离庸常的机会，那便是一次伟大的爱情。

---

10 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04月，P43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当启蒙价值普遍失效，当“丛林法则”成为了主宰一切的价值准则，这种爱情神话实际上便已如沙筑之塔，摇摇欲坠。在网络文学中，对爱情神话的质疑最早出现在古代言情小说中，这或许是由于这些作品以未经自由爱情观念洗礼的古代社会为背景，当古代言情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在封建大家族制度和婚姻观念中窥见了当代女性似曾相识的人生困境，她们便会发现那些关于平等爱情的说辞远未真正实现，而爱情神话其实从来也只是个神话。2006-2009年间，流潋紫创作了“宫斗”小说《后宫·甄嬛传》（流潋紫，2006年，晋江文学城、新浪博客，2007年2月至2009年9月先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4-5册，重庆出版社出版6-7册。2011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宫·甄嬛传》【修订典藏版】），残酷的宫廷斗争代替爱情成为了故事中的核心要素，自此以后，“宫斗”、“宅斗”、“种田文”兴起，不相信爱情的女主人公们或者在宫廷之中殊死搏斗，或者于家族大宅之中精打细算，在与公婆妯娌的周旋之中过上了没有爱情的小日子。

在“女性向”修仙文中，爱情叙事并未断绝，但浪漫史的符码却彻底失效，2008至2010年间的修仙虐恋文，便是以浪漫史符码写就的爱情神话的最后一次恣意狂欢。

在一段浪漫史之中，唯有爱情遭遇困境的惊心动魄之处，才能够为叙事所捕捉，而后铺陈成文。而当最后一个伟大时刻——困难终被克服，男女主人公在一片天地壮阔之中相约百年——来临，浪漫史也就迎来了终结。没有任何一个故事会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之后怎样？男女主人公真的可以永远相爱么？“甜宠”修仙故事恰恰是从“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那一刻开始讲起。在这样的故事中，不再超然的爱情变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美好但并不伟大。如果说此前修仙文中的爱情叙事是在以爱情填补宏大叙事崩解的巨大空洞，抚慰价值危机的焦虑，那么在“甜宠”修仙文中，爱情叙事便多少回归了对于爱情本身的关注，女主人公享受爱情日常中的“互宠”，而不是时刻准备着单方面地做一个不求回报的牺牲者。

“甜宠文”往往从恋爱讲起，但将大部分篇幅放置于婚后生活之上，甚至“生包子”<sup>11</sup>也成为了这类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萌点。这就意味着在文本内部，连续地呈现了一个女性从单身到成婚，从妻子到母亲的多重身份转换过程。在经典的浪漫史爱情叙事中，这种连续性的文本经验是不可想象的，女性的人生轨迹总是被撕裂为追求爱情的少女与母亲这两个相互隔离的形象片段，在颂扬前一个的同时压抑、遮蔽后一个。这种僵化的经验图式阻碍了女性感知和书写自身的生命体验，而“甜宠文”则或许正从文本内部重新召唤女性读者完整的主体性与自我感知。

与此同时，原本被爱情所压抑的广阔世界与多种可能也在甜宠文中重新打开。在“甜宠”修仙文中，实现爱情与守护爱情不再是女主人公唯一的生活目标，居于她们人生中核心位置的，是修炼得道、理解并掌握世界真理的雄心，或者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的重任，对广阔世界的求知欲与对世界众生的责任感重新回到了这些女主人公的视野之中。如《徒弟》便以包含仙界、人界、冥界的修仙世界为舞台，讲述纵跨万年时光的复杂故事，并涉及到平行世界等宇宙设想。祝遥以副本的形式经历世界之中不同的时空碎片，以拯救世界为目标不懈努力，而

---

10 生包子：只女主人公生育孩子，并与男主人公共同抚养萌娃的情节。

玉言在则大部分时间都并不能与祝遥并肩作战，他在仙界等待祝遥归来，并给予祝遥无限的信任与支持。在“甜宠”设定之下，女主人公重新找到了爱情与事业、爱情与其他情感之间的平衡点，并现身说法地告诉故事外的读者，除了做爱情中的小女人与不要爱情的女强人，她们其实本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当然，对于“甜宠”修仙文而言，无论是完美爱情的实现，还是正面价值的确立，都不服从于任何现实逻辑，或者说恰恰相反，爱情与正义的理想世界恰恰是建立在架空现实的设定基础之上。设定能够成立的最基本条件是人人皆知设定为假，一旦读者将设定信以为真，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讨论其合理性，那么建筑于设定之上的幻想国度便会瞬间倾覆。爱情也好价值体系也好，凡是必须依托设定才能实现的，必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缺憾、面临困境的。故而依托于设定完成的“甜宠”修仙文，恰恰是对于现实生活之中启蒙价值有效性的彻底怀疑。这种拒绝对现实发言的姿态显然带有犬儒主义的特征，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现实经验与文本经验之间的交流，但却也同时提供了一个尝试、书写爱情与道德理想的空间，并让沉浸于故事之中的读者以一种自我宠溺的方式熟习于对于更好世界的渴望。

2016年3月11日（初稿）

2016年3月24日（修改）

2016年4月30日（定稿）

117 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四）

## 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1987—2015）之四

### 2008年

1月

8日，晋江原创网的VIP阅读收费系统正式上线，晋江进入商业化的VIP付费阅读时期。

张小花的《史上第一混乱》首发于起点中文网（2009年完结），这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集体“反穿越”的小说。小桥老树的《官路风流》在起点中文网发布，实体书改名为《侯卫东官场笔记》，于2010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实体书市场大获成功，销量达到500多万册。

3月1日，楚云暮在晋江原创网连载《一世为臣》（2008年9月完结），作为清代历史的衍生同人作品，在“历史同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

5月

9日，唐七公子在晋江原创网连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2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经典的“古风言情文”。

28日，起点实施“365”高V免费升级计划，即把高级VIP获得资格提高到年消费365元。

7月

4日，盛大文学以2373万元收购红袖添香71%股份。

14日，盛大文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旗下有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和红袖添香文学网三个各具代表性的文学网站，意味着中国网络文学开始走上集团化发展的轨道。

31日，鱼人二代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很纯很暧昧》，

在移动端获得了极佳的成绩。

8月30日,顾漫在晋江原创网连载《微微一笑很倾城》(2009年11月完结),开启言情“网游文”的先河。

样样稀松的《一个人的抗日》首发于起点中文网,引发了“抗战小说”潮流。

9月

完美时空公司投资成立的纵横中文网正式上线,但初次上线效果不佳。

10日,盛大文学策划启动网络作家与“全国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竞赛”。

10月20日,桔子树在晋江原创网连载《麒麟》,一方面由于此文衍生于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同人创作,作者“同人转原创”的尝试在同人圈遭到抨击;另一方面,“军旅文”成为一个独立的耽美子类型。

12月

14日,唐家三少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斗罗大陆》(2009年12月13日连载完毕),该作获2009年起点中文网“月票总冠军”。凭借《琴帝》《斗罗大陆》《绝世唐门》等一系列作品,唐家三少赢得了极高人气,被认为是最具商业价值网络作家。

24日,全国首例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起点中文网诉“云霄阁”盗版侵权案终审判决,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下半年,“天窗联盟”诞生。“天窗联盟”为“自助式的同人志搜索引擎”,供创作者发布同人本的基本信息及其贩售信息。在此之前,同人作者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小说制作为同人本,发售或无料发放给同好者,但这些信息散见于各处。天

窗联盟成立之后，同人本作者得以将作品信息集中公布于此。

31日，fresh果果的《花千骨》首发于晋江文学城。

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7年增长8800万人，年增长率为41.9%。中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博客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截至2008年底，中国博客作者已经达到16200万人。

网络游戏在各个应用中排在第六位，在中小学生的应用排序中是第三的位置，网络游戏是中小学生学习上网的一个重要应用。

本年度重要网文有：

血红《巫颂》、酒徒《家园》、天使奥斯卡《篡清》、猫腻《庆余年》、样样稀松《一个人的抗日》、张小花《史上第一混乱》、烟雨江南《尘缘》、晴川《韦帅望的江湖》、跳舞《恶魔法则》、禹岩《极品家丁》、辰东《神墓》、孔二狗《东北往事之黑道风云20年》、侯卫东《官路风流》、录事参军《重生之官道》、更俗《重生之官路商途》、愤怒的香蕉《隐杀》、鱼人二代《很纯很暧昧》、傲无常《老婆爱上我》、顾漫《微微一笑很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妖舟《入狱》、桔子树《麒麟》等等。

这一年先后有两部网络文学史出版，共同填补了学院派网络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分别是：马季的《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年史》（中国工人出版社）和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发展史：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09年

### 1月

1日，起点中文网推出粉丝值系统，通过提高区分读者荣誉度来刺激读者的参与积极性和消费意愿。

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我国正式进入第三代移动通信时代。网络文学开始进入手机阅读时代。

26日，妖舟在晋江原创网连载《不死》（2009年5月完结），是日本动漫《hunter x hunter（全职猎人）》的同人代表作之一，在晋江同人榜单上长期高居前列。

### 2月

1日，蝶之灵在晋江原创网连载《给我一碗小米粥》（2009年4月完结），与后来非天夜翔的《飘洋过海中国船》（2010年7月）、蝶之灵的《最强男神（网游）》（2014年9月到2015年5月）共同成为耽美“网游文”的代表作。

14日，黑塔利亚同人合志《万红至理》发售，CP为“露中”，即“俄罗斯X中国”。在黑塔利亚的王耀（即“中国”）相关CP中，“露中”是最为活跃的CP，《万红至理》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露中”同人作品集。

### 3月

2009年3月，17K文学网经历巨大震荡后开始“二次创业”，血酬任总编辑。之后通过“新人成神”计划、开设青训营、网络文学联赛、重设网编训练营等措施带动网站复兴。

13日，长着翅膀的大灰狼在晋江原创网连载《盛开》。此后，长着翅膀的大灰狼逐渐形成了在都市言情类型中以亲密描写见长的个人特色。



#### 4月

14日，天蚕土豆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斗破苍穹》，是“小白文”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27日，猫腻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间客》（2011年5月27日连载完毕），自《朱雀记》《庆余年》以来，猫腻逐渐在网文圈中赢得“最文青作家”口碑，2011年1月，在2010年首届“起点中文网金键盘奖”评选中，《间客》以97882推荐票击败高人气的《凡人修仙传》（69840）、《斗破苍穹》（18689），获2010年起点“年度作品”。该奖项主要靠粉丝投票得出，被称为“文青的逆袭”。同时，猫腻也获得学院派批评家青睐，2013年3月，《间客》获由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主办的“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银奖。

#### 6月

起点中文网推出“打赏”功能。

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的“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我吃西红柿、跳舞、唐家三少和血红的创作以及网络文学的变化展开探讨。

25日，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中文在线主办，《长篇小说选刊》及17K文学网承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在京落幕。评出十佳优秀作品：《此间的少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新宋》《窃明》《韦帅望的江湖》《尘缘》《家园》《紫川》《无家》《脸谱》；十佳人气作品：《尘缘》《紫川》《韦帅望的江湖》《褻瀆》《都市妖奇谈》《回到明朝当王爷》《家园》《巫颂》《悟空传》《高手寂寞》。

#### 7月

盛大文学以4000万元收购华文天下51%股份。

15日至24日，鲁迅文学院首开网络作家培训班。

29日，张鼎鼎在晋江原创网连载《三步上篮》（2010年4月完结），成为耽美中体育题材的代表作品。

8月1日，“起点”执行“3650升高V计划”，读者12个月内消费3650元，才可成为高级VIP会员。“起点”提高高级VIP会员的门槛，其实是向大部分读者按初级VIP（每千字3分钱）的标准收费，实际上类似于提高定价，不过这个价格在一般付费读者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是成功的。而且这也提高了网站的分成比例。

10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今年以来两部门对互联网出版的低俗内容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共有包括网络小说、手机小说在内的1414种淫秽色情和低俗网络文学作品被查处，20家传播淫秽色情文学的网站被关闭，累计删除各类淫秽色情文学网页链接3万余个。

11月

盛大文学与北京书生公司（读吧网）互讼，盛大文学胜诉。

12日，无线互联网公司空中网正式宣布，以总价234万美元及空中网普通股100万股，全资收购国内原创文学网站逐浪网，同时购入囊中的还有专事海外中文小说版权管理的SuccessBlueprint公司。由此，空中网将渐渐转变以往较单一的无线增值服务提供商的角色，成为拥有更多原创和版权的“主人翁”，打造手机文学、手机游戏等共通的娱乐产业链。

连续两期的CCTV“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中国移动涉黄，引起手机阅读行业大地震。中国移动宣布：从11月30日起，对所有WAP类业务合作伙伴暂停计费，并进行全面清理，斩断淫

秽色情网站收费链条。其后其它各大移动运营商相继停止 WAP 计费，这意味着数以百计的 SP（移动网络增值服务提供商）被判死刑。取而代之的是浙江移动基地多了 20 多家直接跟大型网站接口的 MCP（内容整合服务提供商）。

下旬，工信部联合中央外宣办、公安部等部门开展整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媒体陆续曝光手机涉黄情况，扫黄风暴席卷整个移动互联网甚至 PC 互联网。

12 月

1 日，青罗扇子在晋江原创网连载《重生之名流巨星》（2011 年 10 月完结），作为较早的女频“重生”之作，开启了晋江延续至今的“重生”风潮，也是女频“娱乐圈文”的早期代表作。

24 日，“榕树下”被盛大文学收购后，在北京举行新版上线仪式。

CNNIC 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3.84 亿人，普及率达到 28.9%；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2.33 亿人，较上一年增长 1.2 亿。

本年度重要网文有：

我吃西红柿《盘龙》、天蚕土豆《斗破苍穹》、唐家三少《斗罗大陆》、烟雨江南《狩魔手记》、孔二狗《黑道风云 20 年》、方想《卡徒》、三戒大师《官居一品》、月关《步步生莲》、陈风笑《官仙》、风凌天下《凌天传说》、吹牛者《临高启明》、罗霸道《屠神之路》、梦入神机《龙蛇演义》、辰东《长生界》、鹅考《大明星爱上我》、长着翅膀的大灰狼《盛开》、蝶之灵《给我一碗小米粥》、张鼎鼎《三步上篮》、青罗扇子《重生

之名流巨星》、妖舟《不死》、黑塔利亚同人合志《万红至理》、fresh 果果《花千骨》等。

## 2010年

### 1月

1日，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开始收费，无线阅读开始发力。分成模式为：内容提供商（网站）、作者各2成；2成归中国移动阅读基地，4成归各省移动。

21日，天望在晋江原创网连载《生而高贵》（2010年5月完结），这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同人代表作，CP为“德哈”，即“德拉科·马尔福X哈利·波特”，也是《哈利波特》同人创作的重要CP之一。

盛大文学以690万元收购榕树下51%股份。

2月，“晋江原创网”更名为“晋江文学城”，分为“原创言情”、“耽美同人”、“台湾言情”（原来的“晋江文学城”）、“晋江商城”、“晋江论坛”几个版块。

### 3月

4日，由于“北京世纪幻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2009年12月15日审理的《海洋出版社与北京世纪幻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李利新行纪合同纠纷案》中败诉，“龙空”论坛受此案牵连，服务器被封。8日，“龙空”新网址（[www.lkong.net](http://www.lkong.net)）启动，当夜激增注册用户近8000多人，标志着“龙空”发展进程中“第三纪元”的开始。主要依靠龙空管理员与众网友筹资募捐维护服务器正常运营。

18日，由盛大文学举办的“首届全球华语原创文学大赛”在西安揭晓并颁奖。此次大赛盛大共颁出600万元版权交易金，

网络作家王雁的作品《大悬疑》获得 100 万元版权交易金大奖。

19 日，新闻出版总署首次组织网络编辑培训班。

22 日，唐欣恬以“小鬼儿儿儿”为笔名在“红袖添香”连载《裸婚》（2010 年 5 月 28 日完结），获得“红袖添香 2010 华语言情大赛”冠军，并在 2010 年 4 月由华文出版社改名为《裸婚——80 后的新结婚时代》出版，2011 年改编为电视剧《裸婚时代》。

31 日，盛大文学宣布收购潇湘书院，以 1982.5 万元收购其 70% 股份。

4 月

盛大文学以 7010 万元收购中智博文图书发行公司 51% 股份。完美时空宣布向纵横中文网投入 1 亿美元，且今后每年将会有上亿元资金追加投入。

22 日中国网络文学女作家研讨会召开，这是国内首次针对网络女性写作的大规模研讨活动。

5 月

盛大文学以 2750 万元收购小说阅读网 55% 股份。

20 日，中国作协、广东作协共同举办了“网络文学研讨会”。

本月，方想、无罪、更俗、烽火戏诸侯四位原起点大神同时转站纵横中文网，纵横中文网的流量当月涨了 200%。

6 月，吱吱在起点女生网连载《庶女攻略》（2011 年 11 月完结，共 752 章，247 万字），开“庶女文”风气之先。此后，以庶女为主人公的“庶女文”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宅斗文”类型，篇幅也随之大大增长。

7 月

盛大文学以 750 万元收购天方听书网 60% 股份。

3日，刚以《阳神》在起点中文网创下月票八连冠的梦入神机在《阳神》完结时高调入驻纵横中文网，一周内纵横中文网的流量涨了100%。全年流量上涨3600%。

17日，鲁迅文学院组织第一期网络文学编辑培训班。

18日，梦入神机在纵横中文网发布新作《永生》。2012年5月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梦入神机著作权合同纠纷案做出终审判决：解除梦入神机与起点的作者协议与作品委托协议，梦入神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60万元，《永生》著作权（除法律规定不可转让的权利以外）仍归起点方面所有，但梦入神机可向起点中文网主张稿费。

9月

Tangstory在“随缘居”连载《归剑入鞘》（2010年9月完结），这是英剧《神探夏洛克》的同人代表作之一，CP为“福华”，即“福尔摩斯X华生”。

28日，盛大文学云中书城测试版上线。

10月

17日，关心则乱在晋江文学城连载《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又名《庶女明兰传》，2012年12月完结，共220章，137万字），成为晋江“庶女文”的经典代表作。

27日，新浪网举办首届微小说大赛。

11月，盛大文学以1284万元收购悦读网53.50%股份。

年间，“长佩”（<http://173.255.216.198/allcp.net/forum.php>）文学论坛成立，管理者脱离于晋江论坛，延续了晋江论坛“同人文库”的同人创作氛围，成为同人创作的一个更为小众的平台，随后也逐渐有原创作品发布。

年底，黄晓阳的《二号首长：当官是一门技术活》开始在

新浪读书连载，据新浪统计作品最高订阅超过 8 万，在当时是网文订阅量的高峰，实体书分为两部分别于 2011 年 5 月、9 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销量超过 120 万册。

CNNIC 第 2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 2010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4.57 亿人，普及率达到 34.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03 亿，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提升至 66.2%。

CNNIC《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称：截止 2010 年 12 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1.95 亿人，网络文学存在不同性别用户对文学类型的差异化需求等特点。

本年度网络文学主要作品有：

猫腻《间客》、天蚕土豆《斗破苍穹》、七十二编《冒牌大英雄》、陆双鹤《迷失在一六二九》、风凌天下《异世邪君》、梦入神机《阳神》、骁骑校《橙红年代》、雁九《重生于康熙末年》、豆子惹的祸《搬山》、流浪的蛤蟆《仙葫》、荆轲守《人道天堂》、唐欣恬《裸婚》、吱吱《庶女攻略》、关心则乱《知否知否，应该绿肥红瘦》、妖舟《Blood X Blood》、天下归元《扶摇皇后》等等。

## 2011 年

2 月

ACG 网站“Bangumi”收编旧天窗联盟网站，新天窗联盟（<http://doujin.bangumi.tv/>，后改为 <http://doujin.bgm.tv/>）成立，成为新的同人社团、作品、展会信息的集散地。

11 日，非天夜翔在晋江文学城连载《灵魂深处闹革命》（2011

年4月完结)，这是在天下霸唱《鬼吹灯》、南派三叔《盗墓笔记》等“男性向”作品影响下，出现的耽美“盗墓文”。

14日，

盛大文学云书城正式版上线，启用独立域名（www.yzsc.com.cn）。

20日，流浪的蛤蟆携新作《焚天》入驻纵横。

4月9日，老草吃嫩牛在晋江文学城连载《重生夜话》（2011年6月完结），进一步发展了“重生”元素。此后，“重生”元素遍布现代言情、古代言情和耽美、同人各个类型，取代“穿越”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女频情节元素。

5月

10日，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认为百度公司侵犯了盛大文学《斗破苍穹》《凡人修仙传》等作品的著作权，判令百度公司立即停止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并赔偿盛大文学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以及合理费用人民币44500元。同年8月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定，准许百度公司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

10日，金宇澄以“独上阁楼”网名在弄堂网发帖，在线写作《繁花》。

25日，盛大文学向美国SEC提交初步募股书，申请在纽交所IPO，最高融资2亿美元。盛大文学提交IPO申请，但因美国资本市场环境惨淡被迫推迟上市。

7月21日，原计划在7月下旬路演的盛大文学在海外称，已决定暂停在纽约证交所融资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直到市场状况改善为止。



## 8月

1日，非天夜翔在晋江文学城连载《二零一三》（2011年9月完结），成为女频“末世文”的开山之作。

15日，猫腻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将夜》（2014年4月30日连载完毕）。《将夜》为猫腻拿下起点中文网三项最重要奖项“大满贯”：2011年“年度作家”、2012年“年度作品”和“月票总冠军”。在精英批评体系内，该书也获得极高评价，2015年6月7日获得“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类型小说年度作家，2015年11月2日获得由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主办的“首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金奖。

15日，云中书城推出Android客户端。

下旬，网易推出轻博客LOFTER（[www.lofter.com](http://www.lofter.com)），并首次采用独立域名，口号为“专注兴趣，分享创作”，12月1日开放公开注册。此后，LOFTER成为同人作品发布的又一重要平台。

## 9月

10日，根据桐华《步步惊心》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引发“穿越”、“清宫”题材影视作品的热潮。同年11月，根据流潋紫《后宫·甄嬛传》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首播。这两部电视剧的走红，以及11月根据鲍鲸鲸（豆瓣ID：大丽花）的豆瓣直播贴《小说，或是指南》（2009年5月）改编的电影《失恋33天》的票房契机，2011年被称为“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元年”。

10月，

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网络文学评论》创刊，杨克任主编，欧阳友权、邵燕君任特邀副主编。这是中国首个创刊的网络文学研究杂志。

25日，唐家三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北京作协青创会副主任、北京作协网络创作委员会主任，他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作协最高权力机构的第一位网络作家。

11月

2日，犹大的烟在晋江文学城连载《机甲契约奴隶》（2014年8月完结），是耽美“机甲文”的代表作。

9日，盛大文学发布云中书城移动互联网战略。

11日，豆瓣阅读（<http://read.douban.com>）上线，定位是为作者、译者提供一个自出版平台。自2005年上线以来，豆瓣以读书、电影和音乐三大主题为中心，以Web 2.0的方式聚集了近6000万文化程度较高的“文艺清新气质”用户。

12月，许维夏在百度“瓶邪”吧连载《万古如斯》（2012年6月完结），这是《盗墓笔记》中“瓶邪”CP的同人作品，在圈内具有经典地位；“瓶邪”CP，即“张起灵X吴邪”，是《盗墓笔记》、乃至整个同人圈内的最具影响力的CP之一。

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人，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也有小规模增长。

本年度网络文学主要作品有：

月关《锦衣夜行》、耳根《仙逆》、我吃西红柿《吞噬星空》、七十二编《裁决》、打眼《黄金瞳》、石章鱼《医道官途》、贼道三痴《上品寒士》、皇甫奇《大周皇族》、愤怒的香蕉《赘婿》、发飙的蜗牛《重生之贼行天下》、更俗《梟臣》、老草吃嫩牛《重生夜话》、非天夜翔《二零一三》、许维夏《万古如斯》等。

这一年，网络文学研究在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方面均有突破。理论方面包括：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邵燕君《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崔幸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1）等。具体研究方面，有深入作品的趋势，代表性的专著有：李玉萍《网络穿越小说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聂庆璞《网络小说名篇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

## 2012年

2月，由中国作协牵头，来自TOM在线、幻剑书盟、盛大文学、新浪读书、搜狐原创、腾讯原创、铁血军事网、纵横中文网等网站的15名网络作家与15名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结成“对子”，这是自2011年以来第二批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的“结对交友”。

### 3月

1日，顾婉音在起点女生网连载《嫡女重生》（2013年1月完结），成为“重生·嫡女”模式早期的经典作品。

28日，水千丞在晋江文学城连载《养父》（又名《捡到一条小龙人》），是最著名的耽美“异形文”之一。

4月，盛大文学为唐家三少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截止2012年4月，唐家三少已经连续100个月不间断更新小说，阅读人次总达2.6亿。

盛大文学公布数据，自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正式盈利，净盈利逾300万元。

中国作协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第五期网络作家培训班。

5月，盛大旗下的云中书城宣布将投入百万元创建白金书评人群体，并借此搭建中国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

6月

由中国作协牵头举办的首届全国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7月，月下金狐在晋江文学城连载《末世掌上七星》（2013年6月完结），是典型的耽美“修真文”；我想吃肉在晋江文学城连载《奸臣之女》（又名《大家认为爹太抢戏》）（2013年3月完结），“宅斗文”中女主角父亲的权谋算计第一次超越女主角的地位，占据作品的核心地位，预示了言情“宅斗文”的某种转向；楚寒衣青在晋江文学城连载《沉舟》，在感情线之外，以较大的篇幅虚构了政界、官场高层的厚黑斗争，作为一篇典型的耽美“政斗文”，打了审查标准的擦边球。

8月，由五部委组织申报的2011年—2012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揭晓，网络文学以数字出版的形式首次进入国家订单集中出口，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产品。

9月，由欧阳友权主编的首部《网络文学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11月，华西都市报发布“2012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首次包含了“网络作家富豪榜”子榜，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和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2100万和1800万位列前三。

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人，普及率

达到 42.1%；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4.2 亿，年增长率 18.1%，远超网民整体增幅。

本年度主要网络文学作品有：

猫腻《将夜》、忘语《凡人修仙传》、蝴蝶兰《全职高手》、我吃西红柿《莽荒记》、耳根《求魔》、风凌天下《傲世九重天》、打眼《天才相师》、血红《光明纪元》、不信天上掉馅饼《绝对权力》、卷土《最终进化》、顾婉音《嫡女重生》、我想吃肉《奸臣之女》、犹太的烟《机甲契约奴隶》、月下金狐《末世掌上七星》、楚寒衣青《沉舟》等。

##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师生合影







北大网络文学论坛骨干同学赴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016年3月)





北大网络文学论坛的主要参与者（2016年10月）

《网文新观察》双月刊  
2016年第5期 总5期

主管：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办：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协办：上海浩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华语文学网  
编委：蔡骏 陈村 骷髅精灵 洛水 孙甘露  
汪海英 王若虚 项静 血红 杨晨 臧建民  
社长：臧建民  
主编：陈村  
副主编：蔡骏 杨晨  
编辑部主任：项静  
文字编辑：汪英姿 深红 郑安格  
美术编辑：沐素白

邮政编码：200040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  
电话：021-54047175  
投稿邮箱：wwxgc2016@126.com  
网址：<http://www.shzuoja.com/zhuanti/wlzx/index.html>  
新浪微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微信公号：网文新观察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沪）字 59 号  
出版日期：2017 年 1 月 16 日  
定价：免费赠阅  
二维码

